

新刊
圖書
藏書







Small vertical text or markings along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including a red seal impression at the bottom.

趙充國老成持重為國家計為民生
計而功名之念不入其心漢世諸將孰
能與比其謂明主可與建言謂老臣
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誰備後言
之者為信力行不遺執不回撓凜然
古大臣之風烈又非將才智而已也嗚
呼使充國得任天下嗚如此兵矣奈何
賴使之參兵謀而已耶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班固

漢書六十九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類師古注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

師古曰後徙金城居師

曰零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

服虔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郡是也師古曰

隴西天水安定北地郡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

金城充國武帝時已為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者非

與地理志同也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

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師古曰通曉也武帝時以

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

死傷者多充國廼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

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

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

帝時武都氐人反師古曰氐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

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師古曰將音領屯於上還為

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匈奴也擢為後將軍兼水

衡如故與大將軍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

為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軍少府匈奴

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奚盧山師古曰旁依反欲入為

寇亡者題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邊九

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

統國總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

終...單于...引去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

羌帥古曰行先零音下更反豪言願時渡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

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逐民所不出處畜牧安國

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言抵冒渡

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

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二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

長而諸種豪遮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以問

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執

不壹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師

曰合約共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

煎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匈奴使人至小月氏師古曰傳

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為漢事

苦師古曰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

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聞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

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

貂裘欲沮解之師古曰改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于汝反其計不

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阮入

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師古曰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

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為之備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羌

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籍兵師古曰籍借也欲擊鄯善敦煌以絕

漢道師古曰音善充國以為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不

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开廼解仇作約

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羌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象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其下又

云河南大开小开則罕开羌姓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羌來降處此地因

以名縣也而今之羌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开為非字之訛也到秋馬肥

變必起矣且遣使者行邊兵豫為備救視諸羌毋令辭仇

師古曰行音下更父視讀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白遣曰示示語之也其下並同

義渠安國行視諸羌分別善惡安國至召先零諸豪三十

餘人以尤桀黠皆斬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縱兵擊其

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諸降羌及歸義羌侯楊玉等恐怒

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仇怒不信遂劫略小種背畔犯

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羗至浩

鹽師古曰浩音詔鹽音門水名也解在地理志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衆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是歲神爵元年春也時

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

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羗虜何如

當用幾人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同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

諭度鄭氏曰諭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諭讀作遙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師古

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略俱奏上也然羗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

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上笑曰諾充國至

金城須兵滿萬騎師古曰須待也欲渡河恐為虜所遮即夜遣三

行文二... 師古曰... 欲渡河... 恐為虜所遮... 即夜遣三

校銜枚先渡

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使虜不覺

渡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

盡渡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馬新倦不可

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

小和不足貪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亡虜

文頴曰金城有三陜

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階而來水曰陜四望者陜名也陜音狹

夜引兵上至落都服虔曰山名也

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羌虜不能為兵矣使虜發數千人

守杜四望陜中兵豈得入哉

師古曰杜塞也

充國常以遠斥候為

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充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

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

孟康曰在金城

日饗軍士

師古曰日饗師古曰日饗師古曰日饗

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數責曰

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

欲壹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曹中郎將卬將期門飲飛

羽林孤兒胡越騎為支兵至今居虜竝出絕轉道師古曰

也轉道連糧之道也卬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都

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

通轉道津渡初罕开蒙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

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

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延遣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

白自別毋取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

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

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

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劫略者

解散虜謀極極擊之極者也徵音工堯反時上已發

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刑謂不加鉗者三河潁川

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

免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入矣酒

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

久或曰至秋冬勉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師古曰竟今虜

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師古曰能屯兵在武威

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

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并在鮮水上者虜

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豈奪其畜

產虜其妻子師古曰讀曰似復引兵還冬復擊之火兵仍出虜

必震壞師古曰仍類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

羌事者博議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

分為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謂路紆也音胡悔反以一馬自

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以為米二斛四斗

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

退稍引去師古曰計度也逐水中入山林師古曰中隨而深入

虜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

千載不可復師古曰復音扶曰反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

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殆董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

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

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師古曰要遮其郡兵也杜塞也

尤不可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故

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

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

和輯師古曰拊古撫輯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

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師古曰負恃也不先

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也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討為

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羌將軍師古曰即就也其郡而

拜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師古曰讓責也皇帝問後

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人當獲麥

已遠其妻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為寇也精兵萬人欲為酒泉敷

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

藁束數千師古曰皆謂直專錢之數言其貴車輪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

餘之眾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

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日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讀曰蓄

蓄聚也積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穎曰皸折裂也瘃疥

寒創也師古曰皸音竹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

音軍瘞音竹反

數而勝微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

者為將軍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

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皓月氏兵

四千人服虔曰皓音兒名也蘇林曰亡慮萬二千人師古曰

曰亡慮大計也齊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

解水北句廉上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去酒泉八百里

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

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

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飲飛射士步兵

二校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張晏曰五

星所聚其下勝羌人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弗敢

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

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師古曰

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若 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

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論

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恩澤其厚非臣下所

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

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王此羌之首

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阻石山水候便為寇師古曰

謂依阻山之 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付罪

計也師古曰釋也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

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

兵法之辭也致人所引致而取今罕羌欲為敦煌酒泉寇宜

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飭整也須坐得敵之

律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一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

之行攻釋致虜之律而從為虜所致之道師古曰臣愚以

為不便先零羌虜欲為和畔故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

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

先起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

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

堅其約合其黨師古曰施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

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服虔曰

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寢多師古曰寢漸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

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師古曰累音力臣得蒙天子

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侯大馬之齒七

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

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

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其

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

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之

解讀

聚解弛師古曰解讀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師古曰重

用反道院狹充國徐行驅之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大

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追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

死師古曰謂更也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

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

地令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罕

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蒙靡忘使人來言願得還復

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飲

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虜不可擅遣充

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非為公

家忠計也師古曰為語未卒璽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

竟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

脚脛寒泄師古口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將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將

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師古曰朕甚憂之今詔破

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

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時

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

敵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

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

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

能自保師古曰繡衣可謂之安充國歎曰是可言也下

能自保師古曰繡衣謂御史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

也本用吾言師古曰言豫防之先者舉可

先行師古曰行先者舉可音下更反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

安國竟沮敗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

中丞服皮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穀二百萬斛師古曰言人不敢動矣

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師古曰言得四十萬斛師古曰言義渠再

使且費其半失此二冊師古曰言人故敢為逆失之師古曰言豪釐差以千

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師古曰言

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師古曰言儻如獨足憂邪此則所憂不獨

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

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

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

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菱粟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十六石師古曰菱

乾芻也稟禾稗也石百二十斤稗音王旱反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它夷卒

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讀曰猝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

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謀於廟堂而勝敵也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

故臣愚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羌

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閒郵亭多壞

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

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

凡萬二千八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

凡萬三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

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師古曰曹下以

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

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畷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也畷古畝字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

草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十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伉音口浪反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

城郡益積畜省大費師古曰畜讀曰蓄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

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曰簿音步戶久唯陛下裁

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

軍之計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充

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

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

曰此兵法之辭也言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

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

薦草師古曰愁於寄託遠遯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

般師罷兵班班還也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

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

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去者

師古曰如說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諭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豫於胡也此坐支解羌虜

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

部為一校也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

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師古曰墜古地字貧破其

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

也師古曰並具也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師古

曰度音大各反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

穀至臨羌以賑羌虜師古曰亦示字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

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師古曰讀曰閒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

也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

之地離霜露疾疫瘰癧之患師古曰離遭也瘰謂因寒瘵而瘰指者也坐得必

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

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執九也師古曰閒謂軍之閒隙者也又亡驚動

河南大開小開服虔曰皆羌種在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

湟隄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師古曰信讀曰申

從柘席上過師十一也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於柘席上過也大費既省繇

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

利臣充國材下大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議

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

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

也將軍獨不計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

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開小開前言曰我

上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開小開前言曰我

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又留得亡效五年時不分別

人而并擊我如淳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其意別大小并本意是以大小并有此言也

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孰計復奏充

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

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开莫須又頗暴

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

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翼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

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

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

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漸壘亦

樵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音才消反校如淳曰播校相連不絕也師古曰此校謂

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且也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六廄成校蓋用關械闌養馬也說文解字

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遮闌禽獸也今云校聯不絕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鬪具師古曰便

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逢火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

臣愚以為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

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

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

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

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妻子也累反重音自用反是臣之愚計所以度

虜且必瓦解其處師古曰各於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

虜且必瓦解其虜其虜自瓦解不單而有破之非也至於

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卒臣聞戰不

必勝不苛接刃攻不必取不苛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

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豈即今

同是師古曰俱不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

利空內自罷敝師古曰罷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

師古曰視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

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又轉運

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占臣愚以為不

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

皆鄉風師古曰諭曉告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

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

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慊之

便師古曰媮苟且也慊亦嫌字而亡後咎餘責此入臣不忠之利非明

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曰言下早

賊滅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師古曰數

音所角反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

陛下省察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

三中什五最後什八有詔詰前言不使者皆頓首服丞相

魏相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其言常是

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報充國曰皇帝問後

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強食慎兵事。自愛上以破羌。強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強弩出降四千餘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飢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師古曰詭責也。自以青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為憂責言必能得之。言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善

浩星賜迎說充國

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

曰眾人皆以破羌強弩出

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

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

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

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

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

師古曰卒讀曰卒

卒以其意

師古曰卒終也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

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

種兒庫

師古曰且音子閭反

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首

文穎曰猶非人名也

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宣紀作酋非而此傳作猶字疑紀誤

及諸豪第澤陽雕良兒

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封若零弟澤二

人為帥眾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離為言兵

侯良兒為君靡忘為獻生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

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第湯充國

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蠻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不如湯

兄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矣後臨眾病免五府

復舉湯湯數醉酌羌人師古曰酌音況務反師古羌人反

畔卒如充國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

印宴語師古曰閑宴時共語也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

如淳曰所為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籥筆

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簪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簪筆者挿筆

於首橐音丁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師古曰全

安而免度之不令喪敗也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

故官深恨上書告叩泄省中語叩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

府司馬中亂屯兵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

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就第

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師古曰與年

八十六甘露二年薨諡曰壯侯傳子至孫欽欽尚敬武公

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

侯習為太夫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子

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孫伋為營平侯師古

音汲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

嘗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黃門郎楊雄即充

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即就也曰明靈惟宣我有先零先

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

震師古曰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

奮其旅于卑之羌天子命我從之羊陽應劭曰酒泉太守

出張掖擊羌宣帝使充國其武賢計罕并於無水之陽也營平守節婁奏封章師古曰

字料敵制勝威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遂克西戎還師

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昔周

庭庭來帝庭也一說庭直也

之宜有方有虎張晏曰方詩人歌功廼列于雅師古曰大

詩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趙趙栢栢亦紹厥後師古曰趙趙

也紹厥後謂繼周之方召也充國為後將軍徙杜陵辛武賢自羌軍還

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不出徵未到病

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田

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師古曰歙即翁字陷陳卻敵惠奏

其功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宅焉者國還為謁者尚未

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材遷郎中車騎將軍朝廷

多重之者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徙酒泉所在著名成帝

慶忌為史所在著名而居處恭
儉可謂賢矣王莽秉政辛氏遂廢
其子孫又皆無自於漢云

初徵為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

充國有隙後充國家殺卒氏至慶忌為執金吾坐子殺趙

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

功迹徵入歷位朝廷莫不信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質行正直仁勇

得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任堪也父破羌將

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曰

上右也迺復徵為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

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灾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

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衛青在

位淮南寢謀故賢人之朝折衝厭難勢於亡開師古曰厭抑也未有

禍難之形豫勝之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

豫設則亡以應卒師古曰卒讀曰猝謂暴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

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

動而破滅師古曰始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

修正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能沈毅也尚書咎繇謨曰

改之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

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又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

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公追成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慶忌

宜在小牙官以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其後拜為右

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為左將軍慶忌居處恭儉

謹成帝將立趙飛燕為皇后
怒劉輔直諫囚之掖庭獄左將
軍卒慶忌等上書救輔遂得減
死朱雲請斬張禹上怒將殺之慶
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臣
素著狂直臣敢以死爭叩頭流
血上意解然後得已慶忌此兩
事可與汲黯王章同科班文不
書於本傳但言其為國斥臣
匈奴西域敬其威信而已方重朱
雲時公卿在前曾無一人助之以
請為可羞也

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
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官長子
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
為郡守皆有將帥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
始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所成三子皆
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
新貴威震朝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不
甚誦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在京師而護羌校
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
字也兄讀如本
字亦讀兩人俱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
日况

甄構言諸辛陰與衛子伯為心腹有背恩不說安漢公之

謀師古曰說於是司直陳崇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

陵百姓威行州郡莽遂按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守

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慶忌本狄道人

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山東出相山西出將秦時將軍白起師古曰鄢人

師古曰鄢扶風王翦師古曰頻陽人漢興郁師古曰王園甘延壽師古曰園

為強弩將軍見執文志義渠公孫賀傳介子成紀李廣李

郁音於六反到音質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

武賢慶忌皆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者

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安定北地處執迫
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高上勇力竄馬騎射故秦詩曰王
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地理志其風聲氣
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耳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古詩集

卷八

三



漢文圖書

谷日古

也其類

西天小

經

書

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班固

漢書七十

正義大天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傳介子北地人也

師古曰趙充國傳贊云義渠公孫賀以傳介子然則介子北地義渠人也

從軍為官先是龜茲樓蘭皆嘗殺漢使者

服虔曰龜茲音丘慈語在

西域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因詔令責樓

蘭龜茲國介子至樓蘭責其王教匈奴遮殺漢使大兵方

至王苟不教匈奴使過至諸國何為不言王謝服言

匈奴使屬過

師古曰屬近也近始過去屬音之欲反

當至烏孫道過龜茲介

子至龜茲復責其王王亦服罪介子從大宛還到龜茲龜

茲言匈奴使從烏孫還在此介子因率其吏士共誅斬匈

介子賈金帛誘樓蘭而刺之使漢
堂大漢無故行盜賊之行於夷狄
惜哉彼小人兮又何翹殊蕃之靡
而已

奴使者還奏事詔拜介子為中郎遷平樂監介子謂大將

軍霍光曰樓蘭龜茲數反覆而不誅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艾

介子過龜茲時其王近就人易得也師古曰附近而親願就言不相猜阻也

往刺之以感示諸國大將軍曰龜茲道遠且驗之於樓蘭

於是白遣之介子與士卒俱齎金幣揚言以賜外國為名

至樓蘭樓蘭王意不親介子介子陽引去至其西界使譯

謂曰漢使者持黃金錦繡行賜諸國師古曰繡性賜之王不來受

我去之西國矣即出金幣以示譯譯還報王王貪漢物來

見使者介子與坐飲陳物示之飲酒皆醉介子謂王曰天

子使我私報王師古曰謂密有所論王起隨介子入帳中屏語師古曰屏

人而獨士士二人

人而獨壯士二人從後刺之刃交匈立死其貴人左右皆

散走介子告諭以王負漢罪天子遣我來誅王當更立前

太子質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動滅國矣遂持王首還

詣闕公卿將軍議者咸嘉其功上廼下詔曰樓蘭王安歸

常為匈奴間候遮漢使者師古曰言為匈奴之間而候同發兵殺略衛司

馬安樂光祿大夫忠期門郎遂成等三輩及安息大宛使

盜取節印獻物晉灼曰此安息大宛遠遣使獻漢而樓蘭

漢使者所賫也獻物大宛等使所獻也樓蘭既殺漢使又殺諸國使者甚逆天理平樂監傳

介子持節使誅斬樓蘭王安歸首懸之北闕以直報怨師

曰論語載孔子言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不煩師衆其封

漢兼制西域以力不以德古帝王不
為也故奉使西域者類無足道彼
善於此則常重侮焉蓋其合諸國
兵攻龜茲尚能釐罪致計王歸罪
姑翼即斬姑翼一人而還庶幾王師
之體不生身其狀也况患與蘇武使
匈奴俱有不降之節耶

介子為義陽侯食邑七百戶刺王者皆補侍郎介子薨
子敞有罪不得嗣國除元始中繼功臣世復封介子曾孫
長為義陽侯王莽敗廼絕

常惠太原人也少時家貧自奮應募隨移中監蘇武使匈

奴師古曰移中廐名也音移解在昭紀并見拘留十餘年昭帝時廼還漢嘉

其勤勞拜為光祿大夫是時烏孫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

田車師師古曰車師西域國名也車師與匈奴為一共侵烏孫唯天子

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即位本始

二年遣惠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

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

師古曰移中廐名也音移解在昭紀

師古曰管謂欲隔絕漢昆彌願發國中精兵自給人馬五

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於是漢大

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師古曰祁連將軍田廣明蒲

順度透將軍范明語在匈奴傳以惠為校尉持節護烏孫

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師古曰翎侯即翕字也從

西方入至右谷蠡庭師古曰谷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

晉灼曰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師古曰行音胡根反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

馬牛驢羸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

獲惠從吏卒十餘人隨昆彌還未至烏孫烏孫人盜惠印

綬節惠還自以當誅師古曰謂失印時漢五將皆無功天

宣帝不許止也霍光風惠
以便宜從事啓生事之端後
甘延壽陳湯皆踵此而為
者也匡衡附石顯故抑其
功是國是無定惟柄臣之
好惡耳

子以惠奉使克獲遂封惠為長羅侯復遣惠持金幣還賜
烏孫貴人有功者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未伏
誅請便道擊之宣帝不許大將軍霍光風惠以便宜從事
師古曰言至前所專
命而行也風讀曰諷惠與吏士五百人俱至烏孫還過發
西國兵二萬人令副使發龜茲東國二萬人烏孫兵七千
人從三面攻龜茲兵未合先遣人責其王以前殺漢使狀
王謝曰廼我先王時為貴人姑翼所誤耳我無罪惠曰即
如此縛姑翼來吾置王師古曰
置猶放王執姑翼詣惠惠斬之而
還後代蘇武為典屬國明習外國事勤勞數有功甘露中
後將軍趙充國薨天子遂以惠為右將軍典屬國如故宣

帝崩惠事元帝三歲薨諡曰壯武侯傳國至曾孫建武中

延絕

鄭吉會稽人也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由是為郎吉為人

疆執習外國事師古曰疆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

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

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

師古曰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揮欲降漢師古曰

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茲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

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

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

攻破車師遂護鄯善以西南道
迎日逐王并護車師以西北道西域
都護之置自吉始

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師古曰並

道故謂之都都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上嘉其功效迺下詔

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師古曰禮

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

王眾擊破車師堯訾城師古曰訾功效茂著其封吉為安

遠侯食邑千戶吉於是中西域而立莫府師古曰中西域

之中近遠均也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

令班西域矣師古曰班布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語在西域傳

吉薨謚曰繆侯子光嗣薨無子國除元始中錄功臣不以

罪絕者封吉曾孫永為安遠侯

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也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

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即

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

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

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為堅而能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

力超踰亭樓入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爪之

戲蓋拔距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孟

之遺法薦延壽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

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謚曰壯侯傳國至曾孫

王莽敗廼絕

陳湯字子公山陽瑕丘人也少好書博達善屬文師古曰屬音之

欲家貧自貧無節不為州里所稱師古曰自貧乞也西至長

安求官得太官獻食永數歲富平矣張勃與湯交高其能

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湯待遷父死不葬

喪師古曰葬古奔字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戶

二百會薨因賜謚曰繆侯師古曰以其湯下獄論後復以

薦為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

先是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單于與郅支

單于俱遣子入侍漢兩受之後呼韓邪單于身入稱臣朝

見郅支以為呼韓邪破弱降漢不能自還即西收右地會

漢發兵送呼韓邪單于到支由是遂西破呼偁堅昆丁令

服虔曰呼偁小國名在匈奴北東三國之北也漢在漢

漢發兵逐呼韓邪單于至支婁是遂西破呼韓邪單于

服虔曰呼獨小國名在匈奴北師古曰偁音起厲及今與零同兼三國而都之怨漢擁護

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廼始等初元四年遣使

奉獻因求侍子願為內附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御史

大夫貢禹博士匡衡以為春秋之義許夷狄者不壹而足

師古曰言節制之不皆稱其子求也今到支單于鄉化未醇師古曰鄉讀曰

厚也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吉上書言中

國與夷狄有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

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弃捐不畜師古曰畜謂愛養也使無鄉

從之心師古曰鄉讀曰嚮嚮從謂向北而從命也弃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

前江廼始無應敵之數知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

臣奉得建疆漢之節承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

曰言即支畏威當不敢桀黠也若懷禽獸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

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不敢近邊師古曰舍止也沒一使以安百

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師古曰庭上以示朝者禹復

爭以為吉往必為國取悔生事不可許右將軍馮奉世以

為可遣上許焉既至郅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

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

以女子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師古

曰倚謂於緡師古曰緡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師古

畜產師古曰畜同下師古曰與驅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且千

里...支單于自以...國威名尊重又乘勢...不為...王

里郵支單于自以大國威名尊重又乘勝驕不為康居王

禮怒殺康居王女及貴人人民數百或支解投都賴水中

師古曰支解謂解截其四支也都賴郵支水名發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歲廼已

又遣使責闐蘇大宛諸國歲遺師古曰胡廣云康居北可

闐蘇然則闐蘇即奄蔡也歲遺者年常所獻遺之物遺音大季反不敢不予漢遣使三輩

至康居求谷吉等死師古曰死尸也郵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

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疆漢遣子入侍師古曰故

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慢如此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

域湯為人沈勇有大慮多策謀喜奇功師古曰喜首許吏反每過城

邑山川常登望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

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

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

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服

謂西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且

其人剽悍師古曰剽輕也悍勇也剽音頻反好戰伐數取勝

又畜之必為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

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師古曰驅師直

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師古曰之往也千

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

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師古曰言凡庸之

其師古曰言凡庸之

鄧支叛漢斬其使驕慢而暴湯
發諸國兵與此壽伐之未為生事
但矯制成功不可以訊

其事延壽猶與不聽師古曰與讀曰豫會其父病湯獨矯制發城

郭諸國兵車師戊巳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

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師古

止也壤也音才汝反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

校張晏曰西域陳法之名也師古曰張說非也一校則別

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

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別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

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

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

城東文穎曰闐音填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毆畜產甚多從後與漢

一可正其書曰一東方

軍相及頗寇盜後重師古曰重謂輜重也音直用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

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

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

不得為寇師古曰掠閒呼其貴人屠墨見之師古曰閒諭以謂密呼也

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止營復

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貝色子即屠墨母

之弟師古曰母之弟即謂舅者皆怨單于由是具知郵支情明日引行

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

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計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

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

大國屈意康居故使者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

勤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師古

也責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師古

曰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師古

事受教命而世事也忘忽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且盡師古曰罷讀曰恐無

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

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師古曰傳讀望見單于城上立五

采幡織師古曰織讀曰數百人被甲乘城師古曰乘謂又

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師古曰

接次形鱗講習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關來師古曰更互

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却頗遣吏士射

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

師古曰薄迫也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為前戟弩

為後印射城中樓上人師古曰印讀曰仰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

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

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

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師古曰之往也

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

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

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師古曰下樓而騎馬也

傳戰轉戰也大內師古曰大內單于之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却入土

空也言是戰且行而入內室

城乘城呼師古曰乘登也呼音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

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師古曰環繞也音患和音胡胡反夜數犇營

不利輒卻師古曰犇古奔字也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師古曰

曰乘正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

城中軍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

于被創死軍候假承柱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

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昇得者師古曰昇予也各以與所得人昇音必寤反凡

斬闕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

人降虜千餘人賦于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師古曰賦謂班與之也所

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郵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

鳥鼠之骨曰啗啗可惡也臣瓚曰枯骨曰骼有肉曰骨
日齒師古曰瓚說足也駮音工容反齒音才賜反宜勿縣

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為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

君孔子誅之師古曰夾谷地名即視其也定十年公會齊

優侏儒戲於前孔子歷階而上曰匹夫侮諸侯者罪應誅於是斬侏儒首足異處齊侯懼有愆色施者優人之名夾

頰音頰方盛夏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延埋之有詔將軍議

是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妹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御

史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師古曰湯猶許湯素貪所鹵獲財物入

塞多不法師古曰不法者私依軍法司隸校尉移書道上繫吏士

按驗之湯上䟽言臣與史士共誅郅支單于幸得禽滅萬

里振旅師古曰振整也師入口振宜有使者迎勞道路師古曰勞

衡附石頭議

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郅支報讎也上立出吏士令

縣道具酒食以過軍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

與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

徼幸生事於蠻夷師古曰如若也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

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義師古曰重難也議久不決故宗正劉

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

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師古曰病也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

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

君搃城郭之兵師古曰搃總持也其字從手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

屠三重城舉歛戾之旗師古曰擗也音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

之不易或見山之西常谷古之止立召月之功萬長習火

之外揚威昆山之西埽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夷惜伏

莫不懼震師古曰懼恐也音之涉反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

懼鄉風馳義猶首來賓師古曰馳義慕義驅馳而來也鄉讀曰嚮願守北藩累

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勲莫大焉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

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師古曰小猗

嘽嘽衆也焯焯盛也言車徒既衆且盛有如雷霆故能克

定險狁而令荆土之蠻亦畏威而來也嘽音他丹反焯音

他回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醜類也言王者出征

克勝斬首多獲非類故以為善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也

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

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

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

父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鎬地名非豐鎬之鎬此鎬及方皆在周之比時後仇俊鎬及方至于涇陽吉甫薄伐

自鎬而還王以燕禮樂之多受福千里之鎬猶以為遠況

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

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師古曰捐棄其軀命言無所顧也從屈折也刀筆謂吏也非

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師古曰謂伐楚

責苞茅及會王後有滅項之罪師古曰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

齊滅之也不言齊為桓公諱也桓常君子以功覆過而為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

之帝丁事師古曰行事謂戰而終重李黃利有五十萬之師

之諱行事師古曰行事謂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

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師古曰靡散也音糜而虜獲駿馬三十四

師古曰虜與僅同僅少也雖斬宛王母鼓之首師古曰西域傳作毋寡而此云毋鼓鼓寡聲相

近蓋我狄之猶不以其復費也音扶日及其私罪惡甚多

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

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到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

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

功德百之師古曰百倍勝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

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太於方叔吉甫

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

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

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如言縣罰也通籍不禁止令得出入也除過勿治尊

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天子下詔曰匈奴郅支單于背畔

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哉所以優游

而不征者重動師衆勞將率師古曰重難也故隱忍而未有云也

今延壽湯睹便宜乘時和結城郭諸國擅興師矯制而征

之賴天地宗廟之靈誅討郅支單于斬獲其首及闕氏貴

人名王以下千數雖踰義干法師古曰干犯也內不煩一夫之役

不開府庫之藏因敵之糧以贍軍用立功萬里之外威震

百蠻名顯四海為國除殘兵革之原息邊竟得以安師古曰竟

師古曰安遠侯鄭吉長羅侯常惠也

匡衡全是私意

讀曰然猶不免死亡之患罪當在於奉憲朕甚閔之其赦
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為宜如軍法捕
斬畢令匡衡石顯以為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真
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廼封延
壽為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
斤告上帝宗廟大赦天下拜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
校尉延壽遷城門校尉護軍都尉薨於官成帝初即位丞
相衡復奏湯以史二千石奉使顛命蠻夷中師古曰顛不與專同不
正身以先下而盜所以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
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

郵支為非真筆于匡
假媚功之刻論也以康
石待子為非王子陳湯
時不審之繆辭也衡則
乎而不已湯則下獄當死

可通卷四十一

陳湯

古

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太中大夫谷永上
疏訟湯曰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次席而坐師古

王楚大夫也得臣其名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
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

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
知也禮記曰有憂者次席而坐蓋自貶也次古側字也

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師古曰廉頗趙將也馬
服君趙奢亦趙將也井

陘之口趙之西近漢有至都魏尚匈奴不敢南鄉沙幕師古

曰鄉讀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

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師古曰禮之樂記曰鼓鼙
之聲謹謹以立動動以進

衆君子聽鼓鼙之聲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

忿郵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師古曰閔憂也策慮愒億義勇奮

師古曰福意愒愒之也

發師古曰幅億憤怒之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

如淳曰踰遠也遠集到支都賴水上也屠三重城斬郅支

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恥師古曰逋亡也威震百蠻武暢

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

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

秦將南拔郢都北阮趙括以織介之過賜死杜郵師古曰

在咸陽西也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

之外師古曰如席之卷言其疾也喋血解在文紀薦功祖廟告類上帝張晏曰

征之國事類告天也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師古曰尚書之外逸書也夫

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師古曰禮記稱孔子云敝

弁為韁況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鞶鼓之聲不察

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師古曰以

待遇之也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師古曰介非所以厲

死難之臣也書奏天子出湯奪爵為士伍後數歲西域都

護段會宗為烏孫兵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

自救師古曰西域城郭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

數日不決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上召湯見宣室

湯擊郵支時中寒病兩臂不誦申湯入見有詔母拜示以

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癯不足

以策大事師古曰器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母讓對曰臣以

以策大事師占曰器上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

為此必無可憂也上曰何以言之湯曰夫胡兵五而當漢

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

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

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

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延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

急之用也上曰柰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師古曰度

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師古曰瓦合謂碎故事不過數日

師古曰故事謂以舊事測之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

當有吉語聞師古曰吉善也居四日軍書到言已解大將

軍鳳奏以為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於湯湯明法令善因
 事為執納說多從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初湯與
 將作大匠解萬年相善自元帝時渭陵不復徙民起邑成
 帝起初陵數年後樂霸陵曲亭南更營之萬年與湯議以
 為武帝時工楊光以所作數可意師古曰可天子之意自致將作大
 匠及大司農中丞耿壽昌造杜陵賜爵關內侯將作大匠
 乘馬延年以勞苦秩中二千石師古曰姓乘馬名今作初延年乘音食孕反初
 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亦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
 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湯
 心利之即上封事言初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

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衆多規良田

役使貧民師古曰規畫也可徙初陵以彊京師衰弱諸侯

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初陵為天

下先於是天子從其計果起昌陵邑後徙內郡國民萬年

自詭三年可成師古曰詭貴也後卒不就師古曰卒終也羣

臣多言其不便者下有司議皆曰昌陵因卑為高積土為

山度便房猶在平地上師古曰度音徒各反容土之中不保幽冥之

靈淺外不固卒徙工庸以鉅萬數至難脂火夜作師古曰難古然

也取土東山且與穀同賈師古曰賈讀曰價作治數年天下徧被

其勞國家罷敞府城空虛師古曰疲罷下至衆庶熬熬苦之

師古曰熬熬衆愁聲故陵因天性據真土處執高敬旁近祖考前又

已有十年功緒師古曰緒謂端次也宜還復故陵勿徙民上廼下詔

罷昌陵語在成紀丞相御史請廢昌陵邑中室師古曰徙人新所起

居奏未下人以問湯第宅不徹得毋復發徙師古曰問其不被發徹更

移徙湯曰縣官且順聽羣臣言猶且復發徙之也時成都

侯商新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商聞此語白湯

惑衆下獄治按驗諸所犯湯前為騎都尉王莽上書言父

早死獨不封母明君共養皇太后尤勞苦師古曰莽傳言莽母渠今此云

明君則明君者字也宜封竟為新都侯後皇太后同母弟苟參為水

衡都尉死子伋為侍中師古曰伋音汲參妻欲為伋求封湯受其

金五十斤許為求十一上奏師古曰此例弘農太守張匡坐

金五十斤許為求比上奏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弘農太守張匡坐

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師古曰就其居考問之恐下獄使

人報湯湯為訟罪得踰冬月許謝錢二百萬皆此類也事

在赦前後東萊郡里龍冬出入以問湯湯曰是所謂玄門

開微行數出出入不時故龍以非時出也又言當復發徒

傳相語者十餘人丞相御史奏湯惑眾不道妄稱詐歸異

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增壽議以為不道無正法晉灼

曰增壽姓趙也以所犯劇易為罪許古曰易音弋鼓反臣下承用失其中故

移獄廷尉寸如淳曰如今無比者先以聞師古曰比謂所以

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

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徒雖頗驚動所流行者

少百姓不為變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

宜言大不敬也制曰廷尉增壽當是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也湯前有

討郅支單于功其免湯為庶人徙邊又曰故將作大匠萬

年佞邪不忠妄為巧詐多賦歛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師古曰卒

讀曰卒徙蒙辜死者連屬師古曰蒙被也屬音之欲反毒流衆庶海內

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於是湯與萬年俱徙敦煌父

之敦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

塞詔徙安定議郎耿育上書言便宜因冤訟湯曰延壽湯

為聖漢揚鈞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

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以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

著其功師古曰仍頻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師古曰謂改年為竟寧也不以此事蓋當

其年上書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

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師古曰趣讀曰促獨

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湯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

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

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

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妒有功使湯塊然師古曰塊然獨處之意如土塊

也音口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棄敦煌正當西

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為郅支遺虜所笑

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陳郅支之誅，以揚漢

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之身，以快讒。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素無文帝累年

節儉富饒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謂府庫也。又無武帝薦延如淳曰：薦延，使羣臣

薦士而梟後禽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師古曰：梟謂斬其首而懸之也。後謂

敵之魁率，郅支是也。春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追

錄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曾未

以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師古曰：分謂散離也。

虞書：舜典曰：公比三苗。遠覽之士，莫不計度。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以為湯功累

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所有師古曰：言湯所犯之罪過人，情共有此事耳。非特詭異深

可誅湯尚如此，雖夏彼絕無骨暴露形骸，酒復制於脣，古

田不可及而湯過人情以有情共在此事耳非特說異深

可誅青也湯尚如此雖復破絕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舌

為嫉妬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為國家尤戚戚也書奏

天子還湯卒於長安死後數年王莽為安漢公秉政既內

德湯舊恩又欲調皇太后以討邳支功尊元帝廟稱高宗

以湯延壽前功大賞薄及候丞杜勳不賞廼益封延壽孫

遷千六百戶追謚湯曰破胡壯侯封湯子馮為破胡侯勳

為討狄侯

段會宗字子松天水上邽人也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

為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更盡

還如淳曰邊吏三歲一更下言終更皆是也師古曰更工衡反其下並同拜為沛郡太守以

會宗之為都護生而西域敬其威
信死而諸國為之立祠孰謂夷狄
不可化誨懷服也哉

單于當朝徙為鴈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

得會宗陽朔中復為都護會宗為人好大節矜功名與谷

永相友善谷永聞其老復遠出予書戒曰足下以柔遠之

令德復典都護之重職師古曰柔安也柔遠言能安遠人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邇甚休

甚休師古曰休美也若子之材可優遊都城而取卿相何必勒功

昆山之文總領百蠻懷柔殊俗子之所長愚無以喻師古曰言

子思慮深長當不待已曉告也雖然朋友以言贈行敢不略意師古曰贈行謂將別

相贈也略意略陳本意也方今漢德隆盛遠人賓服傳鄭甘陳之功沒

齒不可復見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師古曰貫事也終更亟

還亦足以復鴈門之跼應劭曰鴈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為鴈門又坐法免為跼隻不偶也師

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動也

古曰亟急也復猶補也亟勤聖之外以身為本願詳思愚
音居力反跣音居宜反

言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為會宗所

立德之師古曰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翎戾止不聽遂至龜茲謁

城郭甚親附師古曰謂城郭諸國康居太子保蘇匿率眾萬餘人欲

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師古曰迎之於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會

宗發戍已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眾欲令降者皆

自縛保蘇匿怨望舉眾亡去會宗更盡還以擅發戍已校

尉之兵之興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以病免歲餘小昆

彌為國民所殺諸翎戾大亂徵會宗為左曹中郎將光祿

大夫使安輯烏孫師古曰輯與集同也立小昆彌兄末振將服虔曰入姓名

也師古曰其名也昆彌之兄不可別舉姓也定其國而還明年末振將殺大昆

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復遣會宗發戍已校尉諸

國兵即誅末振將大子番立師古曰番音步安反會宗恐大兵入烏

孫驚番立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服虔曰墊音墊音丁念反婁音樓選精兵三十弩李奇曰三十弩徑至昆

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末

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立官屬以下

驚恐馳歸小昆彌烏犂靡者末振將兄子也勒兵數千騎

圍會宗會宗為言來誅之意今圍守殺我如取漢牛一毛

耳宛王郅支頭縣橐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

耳宛王郅支頭縣橐街烏孫所知也昆彌以下服曰末振

將負漢誅其子可也獨不可告我令飲食之邪師古曰飲

食讀曰飢會宗曰豫告昆彌逃匿之為大罪即飲食以付音於禁反

我傷骨肉恩故不先告昆彌以下號泣罷去會宗還奏事

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師古曰即

就也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黃金百斤

是時小昆彌季父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擁眾欲害昆彌漢復

遣會宗使安輯與都護孫建并力明年會宗病死烏孫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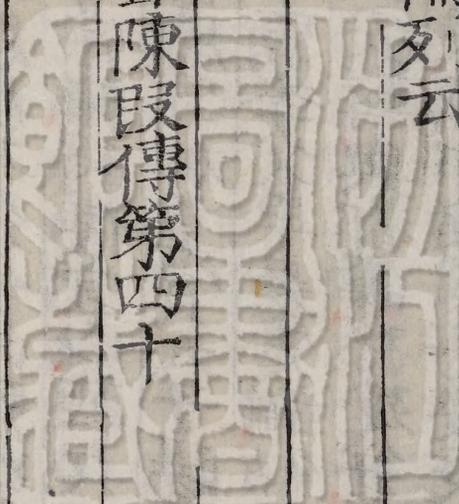
年七十五矣城郭諸國為發喪立祠焉

贊曰自元狩之際張騫始通西域至於地節鄭吉建都護

之號訖王莽世凡十八人皆以勇略選然其有功迹者具

此廉襄以恩信稱郭舜以廉平著孫建用威重顯其餘無
 稱焉陳湯儻募不自收斂師古曰儻募無卒用困窮議者
 閱之故備列云

傳常鄭甘陳良傳第四十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班固

漢書七十一

正議大夫侍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師古曰雋音字充反又爵充反治春秋為郡文

學進退必以禮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

為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師古曰督謂察視之

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行威振誅罰皆依與軍之制威振

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

賢冠帶楯具劔應劭曰楯具木標首之劔楯落壯大也晉灼曰古長劔首以王作并鹿盧形上刻木

作山形如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劔木首其狀佩褰夫師古

似此師古曰晉說是也佩音為標音匹遙反王古曰環玉環也缺即玉佩之決也帶環而褰衣博帶師古曰褰大裾

又著玉佩也禮記曰孔子佩象環也

也言著衰大之衣廣博之帶也而盛服至門上謁師言曰

今通門下欲使解劔不疑曰劔者君子武備所以衛身不

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

衣冠甚偉勝之灑履起迎文韻曰灑音纏師古曰履不著

行言其遠也登堂坐定不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

威名舊矣師古曰瀕崖也公子勝之字今乃承顏接辭凡

為吏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威行施之以恩然後樹功揚名

永終天祿師古曰樹立也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師古曰庸常也敬納其戒

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

曰選州郡吏之最側聽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

者乃得為從事

遂表薦不疑徵詣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

即位而齊孝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傑謀反欲先殺青州

刺史不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

師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

今云慮因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原矣行音下更反其母

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幡幡奏使從

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

所出母怒為之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

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碗師古曰碗旌旗之屬畫龜蛇曰旗衣黃襜褕著

黃冒師古曰檐偷直裾禪衣檐音昌瞻反偷音詣北闕自

諭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覆冒也

謂衛太子

師古曰太子

公車以聞

師古曰公車詔使公卿將軍

中二千石雜識

視師古曰雜共也

長安中吏民聚

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

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

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

師古曰安猶安也

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

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軌距而不納春秋是之

師古曰蒯瞶衛靈公

不疑剛而能斷其引蒯瞶以折疾
太子特一時應變之機耳於經義則
有未合蓋昭帝親受先帝天下太子
又廢君臣之分又延後戾園在亦不過
退就藩邸奉朝請耳與衛輒不受命
而自立太子作父者非類也

太子輒蒯瞶子也蒯瞶得罪於靈公而出奔晉及靈公卒
使輒歸位而晉趙鞅劾蒯瞶於戚欲求入備魯哀公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公羊傳曰曼姑受命於靈
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瞶也輒之義可以立乎
曰可奈何不以父
命辭王公命也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

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光聞而喜之曰公

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名聲重於朝廷。師古曰：繇，讀與

由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

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

兆尹，言我禁姦止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

甚。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他皆類此。

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師古曰：湖，縣名。以下筮為事，有故太

子舍人，甯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

其言，幾得以富貴。師古曰：幾，讀曰異。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

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

名延年。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二疏知足千古清風不欲以多財
益子孫過尤人當服膺者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授學
者自遠方至徵為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皇太子選
丙吉為太傅廣為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夫廣徙為太傅
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為太子家令受好禮恭謹
敏而有辭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宣帝幸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
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驩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拜受
為少傅太子外祖父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為太子少自使
其弟中郎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
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
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

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

上善其言以

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繇是見器

重數受賞賜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

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

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

身退天之道也

師古曰此皆老子之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

今仕宦至二千石

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

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

俱移病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以病而移居

滿三月賜告廣遂稱篤上

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

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

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送者

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

息為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

有幾所趣責以共具師古曰幾所猶在居歲餘廣子孫竊

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業

基址師古曰幾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文人所勸說君買

田宅師古曰宜令意自從文人所出無泄我言也師老人

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師古曰開廣曰吾豈老詩不念

即師古曰開廣曰吾豈老詩不念

言

子係哉師古曰尋惑也音布內反顧自有舊田廬師古曰顧思念也令子孫勤

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

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且夫富者眾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

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

共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師古曰說讀曰

悅皆以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邦人也師古曰邦音啖其父于公為縣獄史

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師古曰羅羅也遭也郡

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

玩國身為九卿猶迎師身執弟子禮
今無是策為廷尉十八歲不遷今亦
無是矣

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

亡子守寡我老父索少壯奈何師古曰索古累字也音力端反其後姑自

經死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姑女告吏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

不殺姑更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師古曰府郡之曹府也上音時掌反

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

于公爭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

備具也因辭疾云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

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外黨在

是乎師古曰黨音他明反於是大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

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

死後定國亦為試吏部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

立大雨歲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公

死後定國亦為獄吏郡決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

從事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崩

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立大將

軍光領尚書事條奏羣臣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

為光祿大夫師古曰繇與由同平尚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

都尉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

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

禮師古曰鈞禮猶言平禮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

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

尉天下無冤民師古曰言決罪皆當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師古

曰言知其寬平皆無寬仇之慮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

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承乃言者酒耳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俗

書本轉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冬月治請讞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

反為廷尉十八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

西平侯三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

陳萬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師古言

不相違戾也拂音佛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言與定國不同

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言事者然上始即

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咎於大臣師古言

事者謂上書陳事也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師古曰五日

朝日入受詔條責以戰事曰思更負城安意良民師古曰

事陳事也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相御史一

朝日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

得恐負其微故妄疑善人致其罪也至亡畢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

亡家師古曰亟急也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師古曰

漸民多冤結州郡不理連上書者交於闕廷二千石選舉

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師古曰謂民田有災害吏不肯

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師古曰趣讀曰關東流民飢寒疾

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

恐不贍師古曰贍足也今丞相御史將欲何施以塞此咎師古曰

悉意條狀陳朕過失師古曰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

霜夏寒日青亡光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

民父子相棄師古曰以遭飢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

邪將從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

吏及東方人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旱

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各以誠

對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瓦谷以實對母有所諱定國惶恐上書自劾歸侯

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師古曰息謂自休息萬方之

事大錄于君師古曰大錄總錄也能毋過者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

之敝俗化陵夷師古曰言類替也民寡禮誼陰陽不調災沴之發

不為一端而作自聖人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

乎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日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師古曰所以所

此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萬世之

此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師古曰此論語堯曰篇載殷湯伐桀告天之辭君雖

任職何必顯焉師古曰顯與專同事不專由君也其勉察郡國守相郡牧

非其人者毋令之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師古

曰悉盡也定國遂稱篤固辭上廼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

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安侯子永嗣少時嗜酒多過失

師古曰嗜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任為侍中中郎將

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聞由是以列侯為散騎

光祿勳至御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

姑也有賢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

不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間門壤父老方共治之師古

曰關門也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間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

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亦為

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舍師

事焉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師古

曰以為大器也張晏曰石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師古曰經明行修為博士

論石渠張晏曰石渠閣名也遷諫大夫代貢禹為長信少府御史大

夫廣德為人温雅有溫籍服虔曰寬博有餘也師古曰温言如醢醢也藉有所薦藉也温

音於問反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

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

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鐘聽不衛之樂師古曰撞反臣誠悼之

國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之

界上沛以為榮縣其安車傳子孫師古曰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

蓋亦古法常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泊小臣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有萬自下邑徙平陵師古曰下邑梁國之縣也

當少為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為順陽長

栒邑令師古曰以明經為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

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師古曰傳讀日附文雅雖不能

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元帝時韋玄成為丞相奏

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二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三十年之間首

而後仁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治天下者三十年然後仁道成著也三十年之間道

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

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

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師古曰與何德化

休徵不應之文也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

道而務修其本師古曰述謂求其踪迹也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

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師古曰虞書堯典序堯之德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

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故云然也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

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

也師古曰言嚴謂尊嚴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

罷太上皇寢廟歷當上書言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

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師古曰言文王始受命宜為周之始祖乃追王太王

王季以及后稷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

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

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

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秦誓之辭能正考古道以立功

立事則可上納其言下詔復太上皇寢廟園頃之使行流

民幽州師古曰行舉奏刺史二千石勞佚有意者師古曰

勸勉也勞者恤其勤勞也佚者以恩言勃海鹽池可且勿

禁以救民急師古曰志民其所過見輒奉使者十一人為

長遷承自司直坐去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

最遷丞相司直坐法左遷朔方刺史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

不在十三州之限復徵入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師古曰武帝初置朔方綦遷長信少府大

鴻臚光祿勳師古曰綦古緊字先是太后姊子衛尉淳于長白言

呂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為作治連年可遂就師古曰就亦成

也上既罷昌陵以長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

為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

守師古曰前議謂罷昌陵後上遂封長當以經明禹貢使行河師古曰尚

書禹貢載禹治水次第山川高下當明此經故使行河也行音下吏反為騎都尉領河隄衮

帝即位徵當為光祿大夫諸吏散騎復為光祿勳御史大

夫至丞相以冬月賜爵關內侯明年春上使使者召欲封

當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為丞相更春乃封故先賜爵關內侯也李奇曰一以冬月非封侯時故且先賜爵關

內侯也師古當病篤不應召室家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

印為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之責矣起受侯印

還卧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遂上書乞

骸骨上報曰朕選於眾以君為相視事日寡輔政未久陰

陽不調冬無大雪旱氣為災朕之不德何必君罪君何疑

而上書乞骸骨歸關內侯爵邑使尚書令譚賜君養牛一

上尊酒十石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

為下尊師古曰稷即粟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君其

勉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

臣夫父子為相事世宗過章平遠甚

...

周勃垂天父子為相事業過韋平遠甚
班孟堅其忘諸乎

防鄉侯漢興唯韋平父子至宰相師古曰韋謂韋賢也

彭宣字子佩淮陽陽夏人也師古曰韋夏音假治易事張禹舉為博

士遷東平太傅禹以帝師見尊信薦宣經明有威重可任

政事繇是入為右扶風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為

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為大司農光祿勳

右將軍哀帝即位徙為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

官廼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

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

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

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宣罷數

池致醫藥以自持後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

歲諫大夫鮑宣數薦宣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蝕鮑宣復

言上廼召宣為光祿大夫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封長

平侯會哀帝崩新都侯王莽為大司馬秉政專權宣上書

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不任則覆亂美實師古曰美實謂鼎中之實也易

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食也故宣引以為言覆音芳目反臣資性淺薄年齒老

眊師古曰眊與耄同數伏疾病昏亂遺忘願上大司空長平侯印

綬乞骸骨歸鄉里師古曰疾字莽白太后策宣曰

惟君視事日寡功德未效迫于老眊昏亂非所以輔國家

綏海內也使光祿勳豐毋詔君其上大司空印綬便就國

莽恨宣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馬四馬宣居國數年薨諡曰

莽恨宜求退故不賜黃金安車駟馬宜居國數年竟諡曰

頃侯傳子至孫王莽敗廼絕

贊曰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疏

廣行止足之計免辱殆之索即古曰索音乃瑞反亦其次也下定國

父子哀鯨哲獄為任職臣應劭曰哲智也鄭氏曰當言折獄即古曰哀鯨哀恤鯨寡也哲

獄知獄情也薛廣德保縣車之榮平當遠遁有恥彭宣見險而

止師古曰適與異乎苟患失之者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

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謂其患於失位而為傾邪也讀言當直二入立標有異於此矣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當辭封宜乞骸骨皆小廉自矯非大臣進退之象

前漢傳四十一

宣

十三



前漢傳四十一
宣
十三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漢書七十二

漢班固撰唐顏師古註明歐陽鐸刊田汝成重校

昔武王伐紂遷九鼎於雒邑師古曰九鼎即夏禹所鑄者也遷謂從紂都遷之以來春

秋左氏傳曰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以鑄鼎象物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

伯夷叔齊薄之師古曰夷齊以武王父死不葬而餓于首

陽不食其祿師古曰馬融云首陽山在河東蒲阪華山之北河曲之中高誘則云在維陽東北阮籍詠

懷詩亦以為然今此二山並有夷齊祠耳而曾大家注幽通賦云隴西首陽縣是也今隴西亦有首陽山慎云

首陽山在遼西諸說不同致有疑惑而伯夷歌云登彼西山則當隴西者近為是也周猶稱盛德焉

然孔子賢此二人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也師古曰事見論語

而孟子亦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師古曰懦柔弱

也音乃喚奮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

入而能若是乎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師古

曰四皓稱號本起於此更無姓名可稱知此蓋隱居之人

匿跡遠害不自標顯祕其氏族故史傳無得而詳至於後

代皇甫謐圈稱之徒及諸地理書說競為四人施安姓字

自相錯互語又不經班氏不載於書諸家皆臆說今並棄

略一無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師古曰即

取焉商維賢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

山也也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

人既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為重遂用自

安語在留侯傳其後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師古曰

其猶介之士其不為王鳳所詔知人
僻學其不忘與人為善之意則美

謂君平為嚴遵三輔史錄云子真名
君平名皆則君平子真皆其字也皆修身自保非其服

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
子真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
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
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入臣言依於忠各因
執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師古曰裁與才同閱
也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師古曰肆者市也列所坐之處
也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師古曰嚴周即
莊楊雄少時從游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
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父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
吾真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

得誑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

為從事。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

終。蜀人愛敬，至今稱焉。及雄著書言當世士，稱此二人。其

論曰：或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師古曰：以身沒而無名為病。盍執諸

名卿可幾？曰：君子德名為幾。孟康曰：盍，何不也。言何不因名卿之執以求名。韋昭曰：言

有名師古曰：或人，以事有權力之卿。用自表顯則其名可庶幾而立。楊雄以為自蓄其德則有名也。梁齊楚趙之君，非不富且貴也。師古曰：謂

當時諸侯王也。惡虐成其名。師古曰：惡於谷口。鄭子真不誑其志何也。惡音烏。谷口鄭子真不誑其志

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楚兩龔之絮

其清矣乎？蜀嚴湛冥。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湛深玄。冥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不作苟

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

其清矣乎？蜀嚴湛冥。不作苟

見不治苟得師古曰不為苟顯之行不事苟得之業文幽而不改其操雖隨

和何以加諸師古曰隨隨侯珠也舉茲以旗不亦寶乎師古曰旃亦之也言舉此人而用之不亦國之寶乎自此以上皆楊雄之言也

公角里先生鄭子真嚴君平皆未嘗仕然其風聲足以激

貪厲俗近古之逸民也若王吉貢禹兩龔之屬皆以禮讓

進退云

王吉字子陽琅邪臯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

為郎補若盧右丞師古曰少府之屬官有若盧令丞漢舊儀以為主治庫兵者遷雲陽

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

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

吉上疏諫曰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

其清矣乎黃嚴湛冥然無欲也師古曰湛讀曰沈不作苟

王吉事宣帝昌邑甚得輔導之養
上宣帝一疏可謂通達世務不合即歸
不為祿仕漢儒本識正大出處無雙
董生而下子陽一人而已班孟堅以次
逸民之後四未為知吉曰皓鄭嚴誠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師古曰檜國匪風之篇發發飄

風貌揭揭疾驅貌惻古怛字傷也言見此飄風說曰是非及疾驅則顧念哀傷思周道也揭音丘列反

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師古曰今

揭揭發然者非古有道之風也故傷之今者大王幸方與師古曰縣名也

音房預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

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昔召公述職師古曰

讀曰邵邵公名爽自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師古曰

止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虐不伐其棠其棠

之詩是也師古曰邵南之詩也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

蔽音必二反芾音方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衡

臣贊曰搏衡也師古曰馮式也

臣瓚曰搏促也師古曰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宅師古口宅亦曰搏挫也音子本反

駕手苦於筆轡師古曰筆馬策音止繁反身勞瘁車輿朝則冒霧露晝

則被塵埃師古曰冒犯也音莫克反夏則為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為風

寒之所區薄師古曰區與偃同言遇疾風則偃靡也薄迫也數以奕脆之玉體犯

勤勞之煩毒師古曰奕柔也音而亮反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師古口宗尊也

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師古曰隆高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上

師古曰廣夏大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屋也旃與氈同

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

新厥德師古曰訢古欣字其樂豈徒銜楹之間哉師古曰銜馬銜也楹車鈞心也

張揖以楹為馬之長非也楹音其月反伏則俛仰誦信以利形師古曰形體也信讀曰伸

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搏術

進退步趨以實下

如淳曰今人不行則膝已下虛弱不實

吸新吐故以練臆

專意積精以適神

師古曰臆五臟也練練其氣也適和也

於以養生豈不長

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

師古

曰喬松仙人伯喬及赤松子也

羨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臻而社稷

安矣

師古曰臻與臻同臻至也

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怠

師古曰皇帝謂昭帝也言

武帝晏駕未久故尚思慕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夙

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子也

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熾介有不

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竊願大王察之玉

質雖不遵道然猶知敬禮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

質雖不導道然猶知敬禮也吉乃下令曰寡人造行不能無

惰中尉甚忠數輔吾過使謁者千秋賜中尉牛肉五百斤

酒五石脯五束其後復放從自若師古曰從音子用反吉輒諫爭甚

得輔弼之義雖不治民國中莫不敬重焉久之昭帝崩亡

嗣大將軍霍光秉政遣大鴻臚宗正迎昌邑王吉即奏書

戒王曰臣聞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師古曰已解於上今大王以喪

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而已慎毋有所發師古曰發謂與舉眾事且

何獨喪事凡南面之君何言哉天不言四時行焉百物生

焉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故言引之願大王察之大

將軍仁愛勇智忠信之德天下莫不聞事孝武皇帝二十

餘年未嘗有過先帝弃羣臣屬以天下寄幼孤焉師古曰屬音之

欲反大將軍抱持幼君襁緥之中布政施教海內晏然雖周

公伊尹亡以加也今帝崩亡嗣大將軍惟思可以奉宗廟

者攀援而立大王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其仁厚豈有量哉

師古曰言其深多也

量音力

臣願大王事之敬之

政事壹聽之大王垂拱南面

而已願留意常以為念主既到即位二十餘日以行淫亂

廢昌邑羣臣坐在國時不舉奏王罪過今漢朝不聞知又

不能輔道陷王大惡

師古曰道讀曰導

皆下獄誅唯吉與郎中令

龔遂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髡為城旦起家復為益州刺

史病去官復徵為博士諫大夫是時宣帝頗修武帝故事

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

事任用能吏士古上疏言得失陛下躬聖賢負總萬方帝云

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

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三

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

更生民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師古曰言天子如此雖於

百姓為至恩然未盡政務之本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師古曰言有詩公卿

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

於三代之隆者也師古曰三代夏殷周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

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

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

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

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

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

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

同風，九州共貫也。師古曰：解在董仲舒傳。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

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

不知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在故一

變之後，不可復修也。師古曰：言其深難又行。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

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師古曰：萌生言其爭出如

草木之初生。質樸日銷，恩愛寢薄。師古曰：寢漸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

善於禮。師古曰：孝經禮載孔子之言。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

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

至正及需土，木生豐月，王制，政一，世之民，齊之二，壽之二，或

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師古曰以仁撫下則一師古曰以仁撫下則世之民濟之仁壽之域

羣生安逸而壽考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

宗師古曰高宗殷王武丁也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

師古曰趨讀唯陛下財擇焉師古曰財與裁同吉意以為夫婦人

倫大綱夭壽之萌也師古曰由之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

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天聘妻送女

亡節則貧入不及故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

國入承翁主晉灼曰娶天子女則曰尚公主國人娶諸侯女曰承翁主尚承皆卑下之名也師古曰翁

主者言其父自立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

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

按漢世諸儒惟董仲舒嘗以正正韓
朝廷為武帝言自餘往往詳於政
事而畧於人君之身吉之所陳具有
本末使宣帝能擢而置之輔相之
列則所謂建禹世之長策舉明主
於三代之隆者要必有道帝乃視為
迂濶使之謝病免歸惜哉

下僭差人人自制師古曰言無節度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

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

未萌也師古曰冥冥言未有端緒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

臯陶伊尹李奇曰不繼世而爵也言臯陶伊尹非三公九卿之世不仁者遠師古曰任用賢

人放黜今使俗吏得任子弟張晏曰子弟以父兄任為郎率多驕驕不

通古今師古曰驚與傲同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

作也師古曰伐檀詩篇名刺不用賢也在魏國風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

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師古

曰尚方明師古曰說示天下以儉師古曰說古者工不造珣璆師古

通侈靡師古曰琢者刻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

通侈靡師古曰琢者刻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

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未成其指如此上以其言迂闊不甚

寵異也師古曰迂吉遂謝病歸琅邪始吉少時學問居長

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師古曰啖

音徒濫及啖亦啗字耳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

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里中為之語曰東家

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吉與貢

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師古曰彈冠言其取舍

同也師古曰取進趣也舍止息也元帝初即位遣使者徵貢禹與吉吉

羊老道病卒上悼之復遣使者弔祠云初吉兼通五經能

為駟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令子駿受焉

通修兩非鑿為文瑒音第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

駿以孝廉為郎左曹陳咸薦駿賢父子經明行修宜顯以

厲俗光祿勳匡衡亦舉駿有專對材

師古曰專對謂見問即對無所疑也論語

稱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遷諫大夫使青淮陽憲王

師古曰以其有

辭遷趙內史吉坐昌邑王被刑後戒子孫毋為王國吏故

駿道病免官歸起家復為幽州刺史遷司隸校尉奏免丞

相匡衡遷少府八歲成帝欲大用之出駿為京兆尹試以

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至駿皆有能名

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而薛宣從左馮翊代駿

為少府會御史大夫缺谷永奏言聖王不以名譽加於實

效師古曰言不聽虛名考績用人之法

師古曰言用人之法皆須考以功績薛宣政事

已試師古曰言上狀其義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

已試師古曰言有效也上然其議宣為少府月餘遂超御史大夫

至丞相駿乃代宣為御史大夫並居位六歲病卒翟方進

代駿為大夫數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眾人為駿恨不得

封侯駿為少府時妻死因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

子非華元如淳曰華與元曾參之二子也韓詩外傳曰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

也一曰曾參之子字華元師古曰二子是也亦何敢娶駿子崇以父任為郎歷

刺史郡守治有能名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徵入為御史

大夫數月是時成帝舅安成恭侯夫人放寡居共養長信

宮師古曰放者夫人之名也共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坐祝詛下獄崇奏封事為放

言放外家解氏與崇為昏師古曰婚之家哀帝以崇為不忠誠

策詔崇曰朕以君有累世之美故踰列次師古曰謂自祖及身皆有名也

在位以來忠誠匡國未聞所繇師古曰繇與由同由從也反懷詐護之

辭師古曰護詐言也音虛表反欲以攀救舊姻之家大逆之辜舉錯專

恣師古曰不遵法度也音置也不遵法度亡以示百僚左遷為大司農後徙衛

尉左將軍平帝即位王莽秉政大司空彭宣乞骸骨罷崇

代為大司空封扶平侯歲餘崇復謝病乞骸骨皆避王莽

莽遣就國歲餘為傳婢所毒薨國除師古曰凡言傳婢者謂傳相其衣服衽席之事

一說傳曰附謂近幸也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

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而亡

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師古曰一囊之衣也有底

曰囊無不畜責餘才師古曰畜去立家居亦布衣疏食天

所苦元帝質太土質素之說亦萬世
人君所當知但當時政在恭顯不言而言
此所謂放飯流歡而問無益決其
為腐儒

曰囊無不畜積餘才師古曰畜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

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師古曰以其

營產業而車報鮮明故謂自作黃金以給用

貢禹字少翁琅邪人也以明經絮行著聞徵為博士涼州

刺史病去官復舉賢良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為府官所

責師古曰太免冠謝禹曰冠壹免安復可冠也遂去官元

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師古曰虛已謂聽受其言

也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古者宮室有制宮女

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師古曰秣養也牆塗而不珉木

摩而不刻師古曰珉字與彫同彫畫也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

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遺囊衣之衣也有一應

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賦斂繇戍之

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

而已師古曰言天子以畿內賦斂自供千里之外令其以時入貢不欲煩勞也故天下家給人

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

十餘廩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綈履革師古曰綈厚繒音徒奚反器亡

珣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

師古曰效音甫注及其下亦同衣履綉刀劍亂於王上師古曰綉古袴字主上

時臨朝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

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

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師古曰正曲曰

矯復音五五思久為虛口火古維直少故古以自節焉論五

矯復音
方目反
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

曰君子樂節禮樂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益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也方

今宮室已定亡可奈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

輸物不過十筭師古曰三服官主作天子之服在齊地筭盛衣竹器音先嗣反方今齊三

服官作工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

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

官工官主作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

府之屬官考工室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巳言蜀漢主

金銀器是不入東西織室亦然廢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

從之東宮師古曰從天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

以賜食臣下也師古曰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

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死又不葬，為犬

豬所食。

師古曰：食人之骸骨。

人至相食，而廢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

怒至，乃日步作之。

師古曰：日日行步而動，作之以散充溢之氣。

王者受命於天

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

數千人以填後宮。

師古曰：此填字讀與寘同。

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

專事，不知禮正，妄多減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

禽凡百九十物，盡廢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

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

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

師古曰：不能自言，咸省之事。

羣臣亦隨故事

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師古曰：取諸侯

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

怨女外多曠夫師古曰曠空也室家空也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

地下其過自上生師古曰自從也謂天子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

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

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

悉歸之師古曰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故請止留二十人及諸陵園女亡

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廢馬可亡過

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圃師古曰舍置也獨留置之

其餘皆廢去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師古曰復

音反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

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謀

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師古曰大雅大明之詩也謀誠也上帝亦天也

言承天之意此誠難矣王者之命不妄改易天常當仁不

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

古師古曰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師

曰上下猶言高下謂苟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師

曰拳拳解在劉向傳下天子納善其忠乃下詔令大僕減

食穀馬水衡減食肉獸省宜春下苑以與貧民又罷角抵

諸戲及齊三服官遷禹為光祿大夫頃之禹上書曰臣禹

年老貧窮家嘗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師古曰禡不完

者謂歲登州著布長襦也禹有田百三十畝陛下屬意數至

年老貧窮家言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祖禍不完

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徵臣

師古曰過猶誤也臣賣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

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師古曰奉音亦廩食太官師古曰謂太官給其

食又蒙賞賜四時雜繒絲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

疾病侍醫臨治師古曰侍醫天子之醫也賴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

為光祿大夫秩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

益富身日以益尊誠非少茅愚臣所當蒙也師古曰少伏古草字

自念終亡以報厚德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

血氣衰竭耳目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滂

朝之臣也師古曰滂與汚同音一政反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

卷一百一十二 頁四

十二非有在家為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踵仆氣竭不

復自還師古曰踵音顛蹙也仆音赴仆滄席薦於宮室

骸骨弃損孤魂不歸不勝私願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

師古曰及身生謂及未死之前死亡所恨天子報曰朕以生有伯夷之廉

史魚之直師古曰生謂先生也史魚衛大夫史鯀也論語稱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天邦無道如矢

言其志守經據古不阿當世孳孳於民俗之所寡師古曰孳與孜同孜

孜不急也寡少也言少有此人故親近生幾參國政師古曰幾與今未得父

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退意豈有所恨與師古曰與將

位者與生殊乎師古曰言志趣不同往者嘗令金敬語生欲及生時

祿生之子既已諭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難

百子何以加傳曰上襲上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可必思文

百子何以加傳曰亡懷土

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

何必思故

鄉生其強飯慎疾以自輔後月餘以禹為長信少府會御

史大夫陳萬年卒禹代為御史大夫列於三公自禹在位

數言得失書數十上禹以為古民亡賦筭口錢起武帝征

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

師古曰重

音直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

錢年二十乃筭又言古者不以金錢為幣專意於農故一

夫不耕必有受其飢者今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

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

萬人常受其飢也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臧空虛不

補生之子既已論矣今復云子以夫以王命辨辨改生家雜

能含氣出雲，斬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繇此

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五銖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坐盜鑄錢被

刑者衆，富人積錢滿室，猶亡厭足。民心動搖，商賈求利，蒙

西南之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師古曰：若，有

獲二千，而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掉出

把土手足，胼胝。師古曰：掉，取也。中，古草字也。把，手拮之

反其字從木，胼音步干反。胼，併也。胼，音才九反。把，音蒲巴

鄉部。私求不可勝供。師古曰：言鄉部之吏，又故民弃本逐

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猶賤賣以賈。師古曰：賈，田

之商賈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惑於錢也。是以姦邪

不可禁，其原曰已入錢也。夫以天下之財，而歸於一，則民必窮。夫以天下之財，而歸於一，則民必窮。夫以天下之財，而歸於一，則民必窮。

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

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幣市井勿得販賣師古曰錢買貴責曰販

除其租銖之律師古曰租稅之法皆俗田私不得雜計百物之銖兩租稅祿賜皆以

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歸於農復古道便師古曰追遵古法於事便也復音扶

反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師古曰繇

讀曰又諸官奴婢十萬餘人戲游亡事稅良民以給之歲

費五六鉅萬宜免為庶人稟食師古曰給其食令代關東戍卒乘

比邊亭塞候望師古曰乘登也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上家

亡得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輒免官削爵不得仕宦尚文

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汙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

禁錮不行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

師古曰白

明疑者以與民

疑從輕也

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

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

士闢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

師古曰從

讀曰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

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貧盜賊並起亡命者衆郡國恐

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

師古曰上府謂所屬之府右職高職也

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

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

師古曰操持也切

故亡義而

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

師古曰謾詐也謾音慢又音武連反

詩逆而勇猛者書於官師古曰詩亂也音布內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

為材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師古曰文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

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大

彘家富執足目拍氣使是為賢耳師古曰動目以拍物出氣以使人故謂

居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

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

得贖罪求士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師古曰相諸侯相也郡守也崇尚也

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

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執行其誅亡但免官師古曰不止免官而

已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廉而天下

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師古曰解讀曰懈

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師古曰微亦無也折斷也

非孔子之言則無以為中也音竹仲反斷音丁煥反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

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

陰陽陶冶萬物化正天下易於決流抑隊師古曰決欲流之水抑將隊之

物言其便易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師古曰幾音距依反欲為治者甚眾

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

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師古曰言取前天下艱難也醇法太

宗之治正已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

放譎佞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羈古指字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

去甲乙之長是為寡人之物冬節人欲之心區天下之民也

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

於農如此不解師古曰解讀曰解也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

留意省察天下幸甚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乃出口

錢自此始又罷上林宮館希幸御者及省建章甘泉宮衛

卒減諸侯王廟衛卒省其半餘雖未盡從然嘉其首直之

意禹又奏欲罷郡國廟定漢宗廟迭毀之禮皆未施行師古

曰迭互也親盡則毀故曰迭毀迭音大結反為御史大夫數月卒天子賜錢百

萬以其子為郎官至東郡都尉禹卒後上追思其議竟下

詔罷郡國廟定迭毀之禮然通儒或非之語在韋玄成傳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實舍字君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二人相友

0

言董賢忤哀帝意莽秉政
削莽借竊不以一身事二姓請
每拜輒病免亦知大勢所趨
其其身者乎

龍其騰

乞骸

疾舍

而不

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為郎吏舍

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為常侍不得已隨王

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師古曰卒終也終其經業而勝為郡吏三

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為尉壹為丞勝輒至

官廼去州舉茂材為重泉令師古曰重泉左馮翊縣也病去官大司空

何武執金吾閻崇薦勝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

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寧壽濟陰侯嘉師古曰亢音抗

父音甫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巫常為駕徵賢者宜

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邪勝曰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反有

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大夫寧壽稱疾不至勝居諫

官故上書家見言百生八負益成多不長風全掌也其女

詔為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

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

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歛泰重宜以儉約先

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

徙光祿大夫守右僕射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

光祿大夫師古曰依舊官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

上指師古曰繇與由同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

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

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

為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

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各曰繇嘉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迷國不疑文穎曰信必迷國不疑也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

旦復會左將軍祿問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師

曰今欲奏此事君定從何議也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師古曰并劾勝

博士夏茂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

師古曰謂如尚書所劾奏也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

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

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師古曰疾急也言時人常惠謂

勝曰我視君何若言無所似也君欲小與眾異外以采名

君乃申徒狄屬耳服虔曰殷之末世介士也自充於河者先是常又為勝道

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師古曰言於誰問之也對曰

受夏茂常尚書史券問常車長勝師古曰連根即應曰

受夏疾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師古曰連恨謂再被謂去即應曰

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服虔曰聞之白衣耳戒君勿言之如何使上之邪師古曰白衣給官

齊趨走賊人若今諸司亭長掌固之屬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師古曰言奏事不審妄有發作

罪自觸勝窮亡以對尚書即自劾奏與常爭言誇辱朝廷事

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

給事中與論議師古曰與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

疾言辯訟媚謾亡狀師古曰疾急也媚古惰字謾讀與慢同亡狀無善狀也皆不敬

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

為侍郎出勝為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

上復徵為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

哀帝崩初琅邪郡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北尹後為太中

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

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閱勞以官職之

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師古曰於傳舍止宿若今官人行得

也過驛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師古曰道次給酒肉并飲其從者及馬也食讀曰飲

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壹頭酒二斛不幸死者

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

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

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

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

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

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

三同產兄弟也同產子即兄弟子也

大夫其修身行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

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為

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為

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於漢初龔舍以龔

勝薦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

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

師古曰即猶就也

舍家居在武原使

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

師古曰廷謂縣之庭內

舍曰王者

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

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北東湖界

師古曰湖縣也時屬京兆

因稱病

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

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

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

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

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

師古曰即就也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

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師古曰就家

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立以辨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

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師古曰行義謂

人也諸生謂學徒使者欲令勝起迎及立門外勝稱病

也行音下更反使者欲令勝起迎及立門外勝稱病

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

師古曰牖窓也於戶之西室之南牖下也

東首加朝服

拊紳

師古曰拊引也拊著朝衣故云加引大帶於體也論語稱孔子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拊紳故放之也拊

音上

使者入戶西行南向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

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

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

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

師古曰示若尊敬使者故謂之使君無

益萬分使者要說

師古曰要音一遙及說音式銳反

至以印綬就加勝身

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

涼

師古曰須待也

有詔許使者五日壹與太守俱問起居為

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

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

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息亡以報

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

因敕以棺斂喪事師古曰棺音工煥反斂音力贍反衣周於身棺周於衣

勿隨俗動吾家種柏作祠堂師古曰若葬多設器備則恐被禡故云動吾家也亦不得

種柏及作祠堂皆不隨俗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

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襚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

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既而曰嗟庠薰以香自燒膏

以明自銷師古曰薰芳草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

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哀帝時丁傅並進董賢貴幸
宣反覆切諫雖旨主亦為之感
動不誠而能若是乎莽雖以其不
附已誅之直孟死有餘味矣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也好學明經為縣鄉嗇夫守東

州丞師古曰東州渤海之縣也後為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為郎病去

官復為州從事大司馬衛將軍王商辟宣薦為議郎後以

病去哀帝初大司空何武除宣為西曹掾甚敬重焉薦宣

為諫大夫遷豫州牧歲餘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

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師古曰出外行部乘傳去六條之外

法駕師古曰行音下更又傳音張戀反駕一馬師古曰言其單不依典制也舍宿鄉亭

為眾所非宣坐免歸家數月復徵為諫大夫宣每居位常

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是時帝祖母傅太后欲與成帝

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何武大司

行部乘傳去

馬傳喜始執正議失傳太后指皆免官丁傳子弟並進董

賢貴幸宣以諫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竊見孝成皇帝時

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師古曰妨賢入路塞滿也

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

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柰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

有大儒骨鯁白首耆父魁壘之士服虔曰魁壘壯貌也師古曰魁音口肅反壘音

磊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師古曰喟然歎息貌音丘位反憂國如飢渴

若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

師古曰敦謂厚重也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師古曰共讀曰恭

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肯免放四罪而天

下良師古曰四罪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比...

下服師古曰四罪謂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今除一吏而

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鄧展曰不得其人請寄使之天下惑也

爲姦師古曰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

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師古

曰亡謂失其作業也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

稅二亡也師古曰更謂爲更卒也音工行反貪吏益公受取不已三亡也

師古曰並依也音步浪反豪強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

秦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道六亡也晉灼曰遮古列字也師古曰言

聞拊鼓之聲以爲有盜賊皆當遮列而追捕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

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師古曰毆擊也音一口反治獄深刻

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師古曰：橫，怨音胡孟反。

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

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

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師古曰：守相也。

諸疾相也。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

陛下流教化者邪。師古曰：惻，隱皆痛也。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

利而已。師古曰：務，稱賓客所求也。稱，音尺孕反。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

祿為智。師古曰：尸，主也。不憂其職，但主食祿而已。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

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

哉。晉灼曰：高門，殿名也。師古曰：在未央宮中。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

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

鳩之詩師古曰尸鳩曹國風之篇也其詩云尸鳩在桑其子

七平句如一善人君子布德施惠亦當然也尸鳩浩鞠也括音居點反今貧民菜食不厭衣

又穿空師古曰厭飽足也空孔也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

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師古曰安焉也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

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劉德曰視酒如漿視

肉如霍也師古曰霍豆菜也貧人茹之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孟康曰黎

民黔首黎黔皆黑也下民陰類故以黑為號漢名奴為蒼頭非純黑以別於良人也諸給陛下者所居為廬蒼頭侍

從因呼為廬兒臣賢曰漢儀注官奴給書計從侍中已下為蒼頭青憤及汝昌侯傳商亡功

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

其官官非其人師古曰此官不當加於此人此人不當受於此官也而望天說民服

豈不難哉師古曰說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

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感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

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

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

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師古曰更亦歷也音工衡反智謀

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師古曰建也圖謀也龔勝為司直郡國

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師古曰委輸謂輸委績也委音迂為反輸音

式喻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師古

曰小有不快於心不能忍之也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

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辱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太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呐鈍於辭。師古曰呐亦訥字也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上以宣名儒優容之。是時郡國地震。民訛言行。籌明年正月朔日蝕。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罷侍中諸曹。黃門郎數十人。宣復上書言。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

震動于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如淳曰正月一日為歲之朝月之朝日之

朝始猶朝也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

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

及旁仄素餐之人師古曰次古則字也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

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眾庶歛然莫不說喜師古曰歛

音翕說音悅次亦同也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

白虹軒日連陰不雨師古曰軒音干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

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師古曰葭音工遐反

葭音葭葭莩喻輕薄而附著也解在景十三王傳但以令色諛言自進師古曰令善也諛諂

也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并合三第高以為小復壞暴室師古

日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簡謙

曰時以三第總為一第賜賢猶嫌
陋卜復取暴室之地以增益之也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

將作治第行吏卒皆得賞賜
時古曰為賢第上待上冢

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奉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

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

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

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

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

師古曰視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

天心
師古曰易改也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

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
師古曰不被省視也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

矣

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

願賜數刻之間

師古曰刻漏極竭

也

之思

師古曰翬音沐沐猶蒙蒙也如淳曰謹愿之貌也

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師古曰三

重之泉言其深也

上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復為三

公拜宣為司隸時哀帝改司隸校尉但為司隸官比司直

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

師古曰行首下更及官屬以令行馳道中

如淳

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

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

掾史

師古曰鉤留也

没入其車馬推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御

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

師古曰御史欲捕從事而司隸閉門不得

也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獄博士

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

生會者十餘人朝日庶承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公

生會者千餘人朝日遮丞相孔光自言師古曰朝日謂早旦欲入朝也丞

相車不得行又守闕上書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宣

既被刑乃徙之上黨以為其地宜田牧又少豪俊易長雄

師古曰長為之長帥也雄為之雄豪也遂家于長子師古曰上黨之縣也長讀如本字平帝

即位王莽秉政陰有篡國之心乃風州郡以臯法案誅諸

豪桀師古曰風讀曰風及漢忠直臣不附已者宣及何武等皆死

特名捕隴西辛興師古曰詔顯其名而捕之興與宣女婿許緝俱過宣

一飯去師古曰飯音扶晚反宣不知情坐繫獄自殺自成帝至王莽

時清名之士琅邪又有紀遂王思齊則薛方子容太原則

郇越臣仲郇相稚賓沛郡則唐林子高唐尊伯高師古曰并列其

人本土及姓名字也後皆類此遂音千旬反郇音荀又皆音胡頑反今荀郇二姓並有之俱稱周武王之後也

以明經飭行顯名於世師古曰飭謹也讀與教同紀遂兩唐皆仕王莽

封侯貴重歷公卿位唐林數上疏諫正有忠直節唐尊衣

敝履空服虔曰履猶履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著敝衣躡空履也空穿也以瓦器飲食又

以歷遺公卿服虔曰以瓦器遺之被虛偽名師古曰被音皮義反郇越相同族

昆弟也並舉州郡孝廉茂材數病去官越散其先人訾千

餘萬以分施九族州里志節尤高相王莽時徵為太子四

友病死莽太子遣使祝以衣衾師古曰贈喪衣服曰祝祝音式芮反其字從衣其

子攀棺不聽曰死父遺言師友之送勿有所受今於皇太

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京師稱之薛方嘗為郡掾祭酒嘗

死巡唐林唐尊皆任於莽大虧清於何有

世薛方僅以智克郇越亦病去

蔣詡來融禽慶蘇章質

徵不至及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

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張晏

曰許由隱於箕山在陽城有許由祠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師古曰說讀曰悅

方居家以經教授喜屬文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屬音之欲反著詩賦數十

篇始喻麋郭欽策帝時為丞相司直師古曰喻音扶風也奏

免豫州牧鮑宣京兆尹薛修等又奏董賢左遷虜奴令平

帝時遷南郡太守而杜陵蔣詡元卿為兖州刺史亦以廉

直為名王莽居攝欽詡皆以病免官歸鄉里卧不出戶卒

於家齊粟駢客卿北海禽慶子夏蘇章游卿山陽曹竟子

期皆儒生去官不仕於莽莽死漢更始徵竟以為丞相封

子得託友官故不受也蕭何稱之節之室為君才各注

侯欲視致賢人

趙寇賊師古曰視讀曰示

竟不受侯爵會赤眉入

長安欲降竟竟手劔格死世祖即位徵薛方道病卒兩龔

鮑宣子孫皆見褒表至大官

贊曰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

師古曰上繫辭也謂發跡雖異

同歸言其各得道之一節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師古曰言蘭桂異類

而各分馨也故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

出二者各有所短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

懷祿耽寵以失其世者多矣

師古曰懷思也言不能去

是故清節之士

於是為貴然大率多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貢之材優於

龔鮑守死善道勝實蹈焉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

龔鮑守死善道 朕實蹈焉 龔鮑守死善道 危邦不入 亂邦不

居今龔勝不受莽官殆斯之迹也 貞而不諂 薛方近之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貞而不

諂謂君子之人 正其道耳 言不必信也 薛方志避亂朝並引巢許為喻近此義也 郭欽蔣詡女遜

不汙絕紀唐矣師古曰欽詡不仕於莽遜逃濁亂不汙其節殊於紀遠及兩唐

王貢兩龔鮑傳第四十二



奇美書目上

卷六



聖貢兩

不... 善... 天... 古... 其... 來... 驗... 文... 所... 德...

... 入... 其... 言... 必... 奇... 道... 務... 保... 文... 辭... 以... 訓...

... 負... 亦... 結... 翰... 文... 道... 平... 日... 能... 結... 亦...

韋賢傳第四十三

班固

漢書七十三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

傅傅子夷王及孫王茂師古曰官為楚王傳而歷相三王也戊荒淫不遵道

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又作一篇其諫詩曰

肅肅我祖國白豕韋應劭曰在商補衣朱紱四牡龍旂古

曰黼衣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彩也朱紱為朱裳畫為彩

弓斯征撫寧遐荒師古曰言受形弓之總齊羣邦以翼大

商師古曰翼迭彼大彭動績惟光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豕

也自言豕韋氏與大彭互為至于有周歷世會同師古曰

伯於殷商也迭音徒結反

疾預盟會之事也王赧聽譖寔絕我邦應劭曰王赧周末王聽我

邦既絕厥政斯逸應劭曰言自絕豕韋氏之後政教逸漏

而不行謂之放師古曰瓚說是也賞罰之行非繇王室師古曰繇與由同也庶尹羣

后靡扶靡衛五服崩離宗周以隊應劭曰五服謂甸服侯

古曰庶尹衆言之長也羣后諸侯也隊失也音直類反我祖斯微卷于彭城師古曰

先祖於此遂微也在予小子勤諛厥生師古曰諛歎

此嫚秦未耜以耕師古曰言遭秦暴嫚無有列位躬耕於野悠悠嫚秦上天不

寧迺眷南顧受漢于京師古曰高祖起在豐沛於秦為高

也漢曰秦祖適猶在東漢得赫有漢罔彘師古曰罔讀曰烏烏歎辭也赫明

皆靡適不懷萬國凶平師古曰懷思也來也凶古攸字附

而平萬國凶平所也言漢兵所往之處人皆思附

而平萬國所以平也迺命厥弟建侯於楚俾我小臣惟傅是輔兢兢

元王恭儉淨壹師古曰說惠此黎民納彼輔弼響國漸世

垂烈于後師古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迺及夷王克恭厥緒

咨命不永唯王統祀師古曰咨嗟也永長也夷王立左右

陪臣此惟皇士師古曰爾雅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

冰以繼祖考師古曰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邦事是

廢逸游是娛大馬繇繇是放師古曰繇與悠同悠悠

也務彼鳥獸忍此稼苗烝民以賈我王以愉師古曰愉與

賈而王反以為樂也衆人失此稼穡以致困所弘非德所親非俊唯囿是恢唯

諛是信師古曰愉愉諂夫嗶嗶黃髮如淳曰愉愉白

喟喟直言也。喟音五各反。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從

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從逸遊也。臣

謂也。從，讀曰縱。嫚，彼顯祖，輕茲削黜。嗟嗟我王，漢之睦親。師古曰：睦，親也。

屬近。曾不夙夜以休，令聞善也。聞，聲名也。令，穆穆天子臨

爾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之

韻正，遐繇近殆，其怙兹。師古曰：言欲正遠人，先從近親始

致危殆也。繇，讀與由同。嗟嗟我王，曷不此思。非思非鑿，嗣其罔則。師

曰：不思鑿戒之義，是彌彌其失。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

甚也。岌岌，欲致壞也。師古曰：致，冰匪霜致。隊靡曼，瞻惟我王。

昔靡不練。師古曰：言堅冰之成，起於微霜，墮隊之各由於

所不且...

所不與國救顛孰違悔過追思黃髮秦繆以霸師古曰言

闕也校止顛隊之道無如能自悔其過惡秦穆公伐鄭為晉所

敗而歸乃作秦誓曰雖則負然尚猶詢茲黃髮則罔所越

謂雖有負然之失庶幾以道謀於黃髮之賢則行無所過

黃髮老壽之人也謂髮落更生黃者也負字與云同

儒者食夏則意謂皇天也感其祖襄遠也師古曰逮及也考者老人面色如垢

於昔君子庶顯于後師古曰於歎辭也言昔之君子庶

王如何曾不斯覽師古曰覽視也黃髮不近胡不時監師古

髮不近者序遠苟老也其在鄒詩曰日黃

之入也近音其斯反也微小子既耆且陋師古曰自言年豈不牽位穢我王朝

應劭曰言豈不戀此爵位乎以王朝汗穢不肅清故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恐已穢王朝所以去耳故下又言懼穢此

征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李奇曰於此

曰此蓋孟已去遜辭不欲顯王之過惡也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於我

髮齒赫赫天子明愆且仁縣車之義以洎小臣應劭曰古者七十縣

車致仕洎及也天子以縣車之義及我也師古曰洎音鉅與反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

王寤越遷于魯應劭曰言豈不懷土乎庶幾王之寤既去禰

祖惟懷惟顧師古曰父廟曰禰言去其父祖禰我徒戴

負盈路師古曰祁祁衆貌一曰祁祁徐行也爰戾于鄒

茅作堂師古曰民至也我徒我環築室于牆師古曰我既

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應劭曰瀆上孟所居

也忘本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師古曰弼

爭王室之事王寤其外邦歎其喟然師古曰夢在王朝及

遠愛我言也

覺也喟音立立反覺音工效反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師古曰漣漣泣下貌音連微微老

夫咨既遷絕師古曰咨差也絕謂與舊居絕也洋洋仲尼視我遺烈師古曰洋洋盛也烈業也視讀曰示孔子鄒人故言示我遺業也洋音祥又音羊濟濟鄒魯禮義唯恭

誦習弦歌于異他邦師古曰言禮樂之教不同塗也我雖鄙耆心其好

而我徒保爾樂亦在而師古曰而者句絕之辭孟卒于鄒

或曰其子孫好事述先人之志而作是詩也自孟至賢五

世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師古曰篤厚也兼通禮尚書以詩

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為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

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昭帝崩無嗣大將軍霍光與公

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

卿共尊立孝宣帝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

內侯食邑師古曰與讀曰豫徙為長信少府師古曰長信者太后宮名為太后宮屬也

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

孟康曰屬沛郡食邑七百戶時賢七十餘為相五歲地節三年以

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

賢始年八十二薨諡曰節侯賢四子長子方山為高寢令

早終次子弘至東海太守次子舜留魯守墳墓少子玄成

復以明經歷立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籬不如

一經如淳曰籬竹器受三四斗今陳留俗有此器蔡謨曰

滿籬者言其多耳非器名也若諺陳留之俗則吾陳人也不聞有此器師古曰許慎說文解字云籬籬也揚雄

方言云陳楚宋魏之間謂管為籬然則筐籠之屬是也今書本籬字或作盈又是盈滿之義蓋兩通也

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為郎常侍騎，少好學，修父業，尤謙遜。

下士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出遇知識，步行輒下，從者與載送之。

師古曰：輟。

從者之車馬也。

以為常，其接人貧賤者，益加敬繇，是名譽日廣。

師古曰：輟。

曰繇與由同。

以明經擢為諫大夫，遷大河都尉。

服虔曰：今東平郡也。本為濟東。

國後王國除為大河郡。

初玄成兄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

煩劇多罪過，父賢以弘當為嗣，故勅令自免。

師古曰：恐其有罪見黜，妨。

為繼嗣故令弘懷嫌，不去官。

師古曰：謂若欲代父為疾，故避嫌不肯也。

及賢病篤，弘竟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宗家問賢當為後者，賢恚

恨不肯言。於是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與宗家計議。

師古曰：博。

士姓義名倩也。宗家賢之同族也。倩音千見反。

共矯賢令。

師古曰：矯託也。

使家丞上書言

大行師古曰為文書於大行以言其事也以大河都尉玄成為後賢薨玄成

在官聞喪又言當為嗣玄成深知其非賢雅意即陽為病

狂卧便利妄笑語昏亂師古曰便微至長安既葬當襲爵

以病狂不應召大鴻臚奏狀章下丞相御史案驗玄成素

有名聲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辟兄者師古曰辟讀曰避案事亦

相史迺與玄成書師古曰即案驗玄成事者曰古之辭讓必有文義可

觀故能垂榮於後今子獨壞容貌蒙恥辱為狂疑光曜掩

而不宣師古曰掩讀與暗同微哉子之所託名也李守曰名僕素愚

陋過為宰相執事師古曰過願少聞風聲不然恐子傷高

而僕為小人也玄成友人侍郎章亦上疏言聖王貴以禮

讓為國宜優養玄成勿枉其志師古曰枉屈也使得自安衡門之

下師古曰衡門謂橫一木於門上貧者之所居也而丞相御史遂以玄成實不病

劾奏之有詔勿劾引拜玄成不得已受爵宣帝高其節以

玄成為河南太守兄弘太山都尉遷東海太守數歲玄成

徵為未央衛尉遷太常坐與故平通侯楊惲厚善惲誅黨

友皆免官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師古曰淖泥也音反不駕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

削爵為關內侯玄成自傷貶黜受爵歎曰吾何面目以奉

祭祀作詩自劾責曰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

以緩師古曰是立也立為伯也緩安也以此伯故天下安也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

行禮

宗商邑四牡翔翔師古曰翔安舒貌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

漢羣后歷世應劭曰歷世有爵位蕭蕭楚傳輔翼元夷師古曰元夷王也厥

駟有庸惟慎惟祗孟康曰駟駟馬也尚書車服以庸庸功也師古曰庸亦常也即車服有常同

義也祗敬也嗣王孔佚越遷于鄒師古曰孔甚也佚與逸同五世壙僚至我

節矣應劭曰自孟至賢五世無官壙空也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師古曰聞音問左右

昭宣五品以訓師古曰左右助也言為相也五品五教也訓理也左讀曰佐右讀曰佑既考

致位惟懿惟真師古曰言以年致仕也懿美也真盛也厥賜祁祁百金洎館

師古曰祁祁行來貌洎及也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

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師古曰繹繹和調之貌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

子穆穆是宗是師師古曰穆穆天子之容也宗尊也言天子尊之以為師四方遐爾

觀國之煇師古曰煇光也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

形師古曰形見也言其謙讓志節顯見也於休厥德於赫有聲師古曰於皆

也致我小子越留於京師古曰言致爵位於已惟我小子

不肅會同師古曰肅敬也嬉彼車服此附庸也削爵為關內侯

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類誰將遐征從之夷蠻師古曰言己

行自措故曰誰有能忍媿者以我類寄之誰欲遠於赫三

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師古曰於數辭也三事

勉厲終當居此也度音大各反並同誰謂華高企其齊

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師古曰華華山也華山雖高企仰

則能齊觀道德不易克厲然庶幾

可及嗟我小子于貳其尤師古曰于注也尤過也自戒云今以往勿貳其過一曰貳謂不

一也言心不專一致此過也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師古曰令善也擇可擇謂創

也四方羣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師古曰初宣

帝寵姬張婕妤男淮陽憲王好政事通法律上奇其材有

意欲以為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久

之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師古曰風乃召拜玄成

為淮陽中尉是時王未就國玄成受詔與太子大傅蕭望

之及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條奏其對及元帝即位

以玄成為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代于定國為丞相貶黜十年之間遂繼父相位封侯故國榮當

玄成失爵作詩自初後爵作詩
自著並知有高貴而已且

世焉玄成復作詩自著復玷缺之難難師古曰玉缺曰玷

艱字玷音念反因以戒示子孫曰於肅君子既令厥德師古曰

也肅敬也令善也言君子儀服此恭棣棣其則李奇曰善

古曰詩邶柏舟曰威儀逮逮不可咨余小子既德靡逮師

選也逮連聞習之貌音徒繼反言德不及也曾是車服荒嫞以隊師古曰曾

德烈烈不遂我遺恤我九列師古曰恤安也九列卿之位謂少府我既茲恤

惟夙惟夜師古曰夙早也言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師古曰

約束也脩天子我監登我三事師古曰監察也三事三公之位謂丞相也顧我

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

應劭曰我既此登為丞相也先后茲度父所在也臣曠口

審古文宅度同師古曰先后即先君也以父昔居此位故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泣弟而甚思之也司直御事我熙我盛師古曰司直丞相司直也

及治事之人助我興盛而為職務也羣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鄉士非同我

心三事惟難莫我肯矜師古曰言已居尊位懼不克勝而羣百官皆來相慶是與我心不同

也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師古曰我雖畢力於此然

懼非所居賤退無日昔我之隊畏不此居師古曰居合韻音基庶反今我度茲戚

戚其懼師古曰度亦居也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享爾位瞻仰靡

荒師古曰靖謀也享當也言天命無荒怠也慎爾會同戒爾車服

無瘠爾儀以保爾域師古曰婿亦古脩字也域謂封邑也爾無我視不慎不

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師古曰言我之得復此爵乃蒙天之福幸而遇之爾等不當視效而

怠慢於戲後人惟肅惟栗師古曰於戲讀曰焉乎無忝顯祖以蕃漢

室玄成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建昭
三年薨諡曰共侯初賢以昭帝時徙平陵玄成別徙杜陵
病且死因使者自白曰不勝父子之恩願乞骸骨歸葬父墓
上許焉子頃侯寬嗣薨子僖侯育嗣薨子節侯沈嗣自賢
傳國至玄孫乃絕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
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其病終而東海太
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為定陶王時賞為太傅哀帝即位
賞以舊恩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為三公賜爵關內侯食
邑千戶亦年八十餘以壽終宗族至吏二千石者十餘人
初高祖時令諸侯王都皆立太上皇廟至惠帝尊高帝廟

為太祖廟景帝尊孝文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

太祖太宗廟至宣帝本始二年復尊孝武廟為世宗廟行

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

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

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

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

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與寢者陵上王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別殿耳日祭

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

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七月三伏立秋軀婁又嘗棗八月

月先夕饋殮皆一大牢對系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牢十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大牢如閏加

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
五祠師古曰晉說是也

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

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

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

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

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

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

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禹

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

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師古曰言不必同也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

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

至權也

師古曰銷過逆亂使不得萌生

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

軌蠻貊首職

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

久遵而不定今疏遠卑

賤共承尊祀

師古曰共讀曰恭

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

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與讀曰預

其與將軍列

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亥成御史

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

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

也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師古曰言情禮

皆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

師古曰詩云有易改也

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師古曰此周頌雍

來而和者至而敬者助王神祇是百辟諸侯也天子是時

則穆穆然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

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

修臣請勿復修奏可因能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

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

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世不

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者親親也師古曰著朕獲承祖宗之

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顯師古曰顯其與將軍

列戾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玄成等四十四人

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

廟而迭毀

一曰迭五親盡則

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

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

師古曰殷大也禘音大祫音大系反

音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

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師古曰昭穆者父子易其號

室諱昭故與

者改昭為昭示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

師古曰祖所以其祖

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

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

終也

師古曰殺斬降也音所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

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仁後

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成二聖之業

師古曰二聖文王武王也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

已師古曰謂之成王禮廟在大門之內不敢遠親也師古

離也音于萬反臣愚以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

世世不毀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

就太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惠孝文孝景廟皆親

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張晏曰淳皇考大司馬車騎

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躬

節儉不受獻罪人不祭不私其利師古曰重罪之人不及

讀與出美人重絕人類實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

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之親廟四而不

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

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宗之廟師古曰忠諫大

夫尹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

毀於是上重其事師難曰依違者一年師古曰依違者不決也乃下

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

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

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內搖動然羣臣

黎庶靡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

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

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

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一

招世孫與祖俱為昭皇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一
原父曰宣帝者以孝宣為昭帝後父子孫也其文自見

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

親盡其正禮儀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

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

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

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毀太上廟主宜瘞

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

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師古曰清廟

之詩其詩云於穆清廟肅雍顯相又曰對越在天駁齊走在廟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眾

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靜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師古

曰此禮記祭法之言讀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

月間祀皆可勿復修師古曰間音工莫反上亦不改也明年玄成復

言古者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薦

於寢師古曰適讀曰適也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

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

禮勿復修奏可後歲餘玄成薨匡衡為丞相上寢疾夢祖

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詔問衡議欲復

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

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洪業風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

祖宗之盛功師古曰六月養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

祖宗之盛以樹美也然業也故重以樹神以因古聖之緒

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

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

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

神明即告于祖宗而不敢失師古曰不敢失禮今皇帝有疾不豫

迺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師古曰序緒也謂端緒也皇帝

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以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

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

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

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師古曰復音房目反

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師古曰如若也中音作仲

反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

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

孝師古曰右開賜皇帝眉壽亡疆師古曰眉壽言壽考而眉秀也疆居良反令

所疾日瘳平復反常師古曰反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

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

於天地師古曰休美也典法也天序五行入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

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

廟而遷師古曰墮毀也烈業也繼謂始嗣位者也墮音火規反上陳太祖間歲而禘

闕師古曰間歲一歲也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

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敬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

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信為後則於

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信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而為

子母也明繼祖不復顧其私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

食園廟開祠皆可亡修師古曰間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

徙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

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商頌烈祖

之篇曰我受命溥將虞書堯典曰欽若昊天又曰若稽古

帝堯故衡子孫本支陳錫無疆師古曰詩大雅文王之篇

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誠

以為遷廟合祭父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師古曰

不即以今日

師古曰令善也謂吉日也

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

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

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

師古曰共讀曰恭

皇帝願復修

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

師古曰於禮不合也

如不合高皇帝

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

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

皇帝尚未平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

以為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

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

師古曰六藝之經也

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夫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

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

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師古曰止也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

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寔送毀禮獨

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迺復

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

與焉師古曰與讀曰預其下亦同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元帝

崩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所罷祠卒不蒙福師古曰卒

也終案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

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

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

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
 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
 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
 又復擅議宗廟之命師古曰復音方日反成帝崩哀帝即位丞相孔
 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
 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
 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擅
 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於是光祿勳彭宣
 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
 朝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麗

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利親盡空

毀太僕玉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

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

之曰薄伐獫狁至於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也又曰嘽嘽

推推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師古曰小雅采芣之

詩也嘽嘽眾也推推盛也顯明也允信也方叔周之卿士命為將率也言出師衆盛有如霆雷方叔又能信明其德

既伐獫狁懲其侵暴則南荆之蠻亦畏威而來服也嘽嘽音他丹反推音他回反故稱中興及至

幽王大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師古曰宗器宗廟之器也自是之後南

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師古曰綫縷也音思薦反春秋紀齊桓

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師古曰論

語載孔子之言也微無也被髮左社夷狄之服言是故弃
無管仲佐齊桓公征討則中夏皆將為戎狄也

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伯首師古曰伯讀曰霸及漢興冒頓始疆

破東胡禽月氏師古曰氏讀曰支弃其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

南越尉佗摠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

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

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與師十餘

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

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

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

罷勞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罷讀曰疲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

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師古曰昆

音下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

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師古曰樂音來各反浪音郎西伐大宛并三

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隔婁羌裂匈奴之右

臂師古曰婁音而遮反單于孤持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

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

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師古曰撫讀曰摹其字從木又招集

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

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

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

罷勞無安寧之時師古曰疲遣大將軍馮異馬援征匈奴

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
 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比孝宣帝所以發
 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士二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
 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
 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
 流光，德薄者流卑。師古曰：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
 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師古曰：殺音所例反。七者其正
 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

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

師占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已之弟也武丁

小乙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

師古曰母逸尚書篇名戒

以無逸繇是言之宗無數也

師古曰繇與由同也然則所以勸帝者

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

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

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

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于先

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

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

勿伐邵伯所爰

師古曰召南甘棠之詩也解已思其人猶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說也

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
 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
 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
 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
 愚以為孝武皇帝功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犇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
 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立故春秋外
 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
 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為壇墠埽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築土為
 壇除地為墠音善音善
 他堯反墠音善
 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

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

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

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

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弃不禘之主也謂下三

廟廢而為虛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

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失禮意矣至平帝元始中大司馬王莽奏本

始元年丞相義等議師古曰諡義也諡孝宣皇帝親曰悼園置邑

三百家至元康元年丞相相等奏魏相也父為士子為天

子祭以天子悼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益故奉園民滿

千六百家以為縣臣愚以為皇考廟本不當立累世奉之

非是又孝文太后南陵師古曰在霸陵之南故曰南陵孝昭太后雲陵園

雖前以禮不復修陵名未正謹與大司徒晏等百四十七

人議皆曰孝宣皇帝以兄孫繼統為孝昭皇帝後以數故

孝元世以孝景皇帝及皇考廟親未盡不毀此兩統貳父

違於禮制案義奏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經義相奏悼

園稱皇考立廟益民為縣違離祖統乖繆本義父為士子

為天子祭以天子者乃謂若虞舜夏禹殷湯周文漢之高

祖受命而王者也非謂繼祖統為後者也臣請皇高祖考

廟奉明園毀勿脩張晏曰奉明園悼皇考園也罷南陵雲陵為縣奏可

司徒掾班彪曰師古曰漢書諸贊皆固所為其有叔皮先論述者而固亦具顯以示後人而或者謂

固竊父名觀此莫不

固竊父名觀此
可以免笑夫

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

自元成後學者蕃滋

師占曰蕃
言扶元反

貢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

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

師古曰數音所角
反復音扶目反

何

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

儒之議劉歆博而篤矣

韋賢傳第四十二卷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arranged in a grid pattern.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班固 漢書七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 師古注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 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淺近之書為妄深

矣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茂陵

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 師古曰傳謂縣之傳舍

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其罪論棄

客市 師古曰殺之於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彊

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為雒陽武庫令自見

失父而相治郡嚴恐久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呼之遂

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為我用丞相

便直白四方盜賊水旱

益國家獨其持刑去嚴

氏之怨太過不可謂賢相

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武庫令西

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勿主新立以為函谷

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為關都尉子為武

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師古曰惟思也苟見丞相不

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

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為戍卒若今衛士上番

諸司分守遮大將軍自言願復留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

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

遂下相廷尉獄師古曰尤心以武庫令事也又繫踰父會

赦出復有詔守茂陵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

貶退相與丙吉相善時吉為光祿大夫子相書曰朝廷已

深知弱翁治行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師古

曰易下繫辭云君子臧器於身待時而動言不顯見其才能相心善其言為霽威嚴蘇林

曰霽音限齊之齊臣瓚曰此雨霽字也霽止也師古曰二說皆是也音才詣反又音子詣反居部二歲

徵為諫大夫復為河南太守數年宣帝即位徵相入為大

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

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平侯山復領尚書事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

言兄子相因平恩侯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

世為大夫師古曰解及魯季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

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師古曰繇與由同今光死子復為大

司農

士大夫出處如渾金白玉不可玷
 闕魏相領相也始奏封事及皇
 副封乃借逕於許伯於是霍氏
 殺許后之謀乃得聞即詔相給
 事中給事中近習之官也漢初
 不加士大相安受之浸居相位
 何始進之不正也用平恩以護太
 子家疏廣能言相謂非臣所及
 相豈念不到此感引之恩不敢諫
 耳王吉言許史貴寵謝病歸
 而相不能留漢以外戚中絕是相
 政之秉漢史直筆者當書
 曰漢由外戚取相位自相始

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
 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之中皆有名稱出入也或夜詔門出
 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師古曰寢漸也宜有以損奪其
 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
 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
 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雍蔽師古曰雍壅宣帝
 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
 乃罷其三侯令就第師古曰禹及雲山也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
 以老病免相遂代為丞相封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
 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

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撻
頌衆職，甚稱上意。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
能下。上與後將軍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
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
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
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
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
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
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
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

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

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師古曰

兵事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言民以其愁苦

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

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師古曰言風俗尤薄水旱

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凡二百二十二人臣

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師古曰左右謂近乃

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師古曰論語季氏將伐顓臾

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故相引之願陛下與平

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師古曰平昌侯

王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皇太子外祖父也

上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

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

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以爲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

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

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朝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曰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

同臣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

民多背本趨末師古曰本農也末商賈也趨讀或有飢寒之色爲陛下

之憂臣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

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師古曰惟思也繇讀竊伏觀先

臣相

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

貧窮，發倉廩，振之饑。師古曰：饑，餓也。音乃。賄，反。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

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師古曰：言其往來不

也。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於也。言不禁秣

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飲馬也。酤，酒也。貯，積也。積者，滯米粟也。所以周急繼

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

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玉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

量入制用以備凶災。師古曰：謂視，半歲之豐儉。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

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元鼎

二年，平原勃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師古曰：溥，與普同。民餓死於

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師古曰慮思也賴明詔振棊

乃得蒙更生師古曰林今歲不登穀暴騰師古曰價臨

秋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

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師古曰蚤唯陛下留

神元元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師古曰帥循也繇上施

行其策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謂

取也曰臣相幸得備負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

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師古曰豫卦彖

天地變化必繇陰陽師古曰繇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

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

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生南方之

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張晏曰火為禮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西方之神少

昊乘兌執矩司秋張晏曰金為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北方之神顓頊乘

坎執權司冬張晏曰水為智智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中央之神皇帝乘坤艮

執繩司下土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

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

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氣不閉密也

夏興坎治則電明玉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

以乘四時師古曰乘治也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節而授以事君動靜以道

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叙則

災害不生五穀孰師古曰系麻遂師古曰中木茂鳥獸蕃師古曰

昔扶元反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

怨師古曰說政教不違禮樂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

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由生

也師古曰亂在外為姦在內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

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

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如子曰

子衣服之制也於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羣臣

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師古曰

何也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陵王

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

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

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

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

也師古曰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師古曰高帝時

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

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

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於軍事者也罷音御

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

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
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

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上納用焉相救掾史案事
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

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
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

謚曰憲侯子弘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
坐騎至宗

廟下大
不敬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至

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平蠱事起吉以故

廷尉監徵師古曰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

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太子無事實

重哀曾孫無辜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

閒燥處師古曰閒讀曰閑寬淨之處也燥高敞也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

二年武帝疾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在整屋往來二宮之間望

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

詔獄繫者師古曰條謂跡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

夜到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

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

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

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

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繫獄者既

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

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

亦同反次下

吉數較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

財物給其衣食後吉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

霍光甚重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

光遣吉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

張安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

帝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孝昭皇帝早崩亡

嗣海內憂懼欲亟聞嗣主

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

發喪之日以大誼

立後

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宗廟有奉故云大誼

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

心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之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

命在將軍之壹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

列位者未有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

已在掖庭外家者蘇林曰外家猶言外人民家不在宮中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

掖庭耳師古曰晉說是也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幼少至今十八九矣

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軍詳大議參以著龜宣

宜襄顯先使人侍師古曰侍太后今天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

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省納而用之遂尊立皇曾孫遣宗王

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宣帝初即位賜吉爵關內侯吉

為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遭遇謂

升大故朝廷莫能明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為太

子太傅數月遷御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

是時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謂

未為宮婢時有舊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

狀掖庭令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吉識謂則曰

汝嘗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答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獨涓

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師

曰共音居用久詔吉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

免則為庶人賜錢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

不言上大賢之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

漢書卷一百一十一 卷一百一十一

舊恩厥德茂焉師古曰茂美也詩不云虘亡德不報師古曰大其

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

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施紳就封之也師古曰

紼繫印之組也音弗也上憂吉疾不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

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

甚非其死疾也後病果瘳師古曰瘳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陳不

宜以空名受賞上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

侯印是顯朕之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

慮近醫藥以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

吏後學詩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

清爭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

師古曰喘急也音當亮反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

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

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

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

太熱師古曰少也音式卑反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

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

以吉知大體五鳳三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

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師古曰不諱言死不可復諱也吉辭謝曰羣臣行能

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

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
 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萬年
 事後母孝博厚備於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
 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
 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
 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
 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吉薨諡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
 衛尉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
 取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衣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

取齋衣

師古曰未祭一日其衣
展視牲具謂之夕牲

丞相吉大怒謂其夫人曰

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後

乃已

師古曰免其罪罰也

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

尉元帝時長安子伍尊上書

師古曰先帝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為伍故稱士伍其

人名

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

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心

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尊日

再侍卧庭上

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後遭條

時皇孫孩弱常在襁褓故指言則也

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

誰如皇孫不當在官

孟康曰郡守丞也來請京師邸治獄姓誰名如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屬

郡縣也文穎曰不當在郡邸官也而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耳非郡丞也誰如者其人名本作譙字言姓又非也

仲馬昆守丞諸說皆非蓋郡印
子師之丞也樂業置傳守丞同
使魏程璽齎糴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

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卿並

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詔令師古

曰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食讀
曰飲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

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

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皇孫教盥師古

離也放游戲也盥
放也盥讀與蕩同數奏甘毳食物師古曰奏進也所以擁

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知天下之福而

徼其報哉師古曰徼要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之推

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子重耳

也音工堯反之亡也過曹里鳧須以從因盜其

罪賊不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案驗，客

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師古曰：艾，讀曰

又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

因以為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

善，吉馭吏者，酒數逋蕩。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嘗所供之職而游放也。者，讀曰嗜嘗。

從吉出，醉歐丞相車上。師古曰：歐，吐也。音一。歐，反。西曹主吏白欲斥之，

師古曰：斥，逐也。吉曰：以醉飽之夫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師古曰：詰

無所容身也。西曹地忍之。李奇曰：地，猶第也。師古曰：此不過汗地，亦但語聲之急也。

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蓐也。音因。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

塞發犇命，警備事。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

持赤白囊邊郡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

刺取師古曰刺謂探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言白狀師古曰

速也曰遽因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

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史瑣科條其人張晏

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

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口師古曰卒

以得譴讓師古曰讓責也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

曰士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

見勞勉之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師古曰繇與由同吉又嘗出逢清

道羣鬪者死傷橫道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

資而進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其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也

孝宣皇帝時臣上書

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則去臣

辭師古曰專歸

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陽侯臣

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不言恐使

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

其爵邑

師古曰復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大僕十餘年音防目反

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至不道

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顯官奪邑

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關內侯成帝

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丞相御史蓋聞

衰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路也故博陽侯吉
 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怜之夫善善及子孫古
 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
 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師古曰繇遠取諸物近取諸身

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師古曰謂虞書益稷云其

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

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師古曰名位孝宣中興丙

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衆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師古曰

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庫哉師古曰言君明臣賢

於崔氏
 孤怨必繫吉有大恩於皇帝於
 以嚴毅稱意吉以貢大輔故
 不可同日而語明矣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海漢傳四十一



浙江圖書館善本

0292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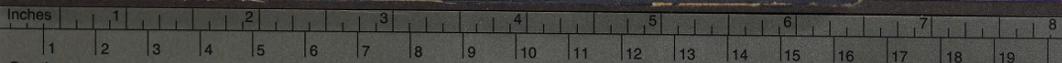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甲 登記號：029289

一九 年 月 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